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學位

深度採訪報導

學術指導教授 王亞男

深度採訪報導指導教授 林如森

生態旅遊的美麗與哀愁——
以溪頭、梅峰、清境與草嶺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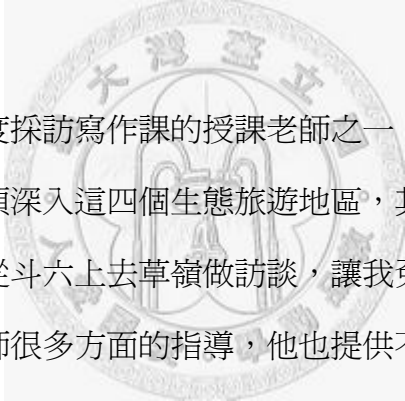


研究生 薛夷琄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誌謝

能完成這篇深度採訪報導，實有賴非常多人在各方面對我的幫助與照顧。首推我的指導教授林如森老師和王亞男老師。王老師擔任溪頭台大實驗林管理處的處長，我前去溪頭採訪時，便是她襄請負責管理森林遊樂區的葉永廉主任和管理員，照顧我的食住方面，溪頭的員工也都非常友善，尤其是衛強博士，他細心帶領我瀏覽整個溪頭，讓我能迅速大略了解溪頭的背景文化。



林如森老師是我碩二時深度採訪寫作課的授課老師之一，他很熱心助人，撰寫這篇深度採訪報導最麻煩的部份就是必須深入這四個生態旅遊地區，其中有些地方交通並不是很便利，林老師就曾開車親自帶我從斗六上去草嶺做訪談，讓我免去交通上的困擾。另外，這篇報導在採訪過程中，得到林老師很多方面的指導，他也提供不同面向和想法給我參考。

接著，我想致謝的還有陳保基院長和黃裕星主任秘書兩位口試委員，以及這四個旅遊地區裡所有提供我訊息、不厭其煩接受我訪談與給予我幫助(諸如交通、食住等)的人：謝淑亞議員、劉文鎮先生、林昭明先生、盧秀雲主任……等，還有其他更多不及備載的人，沒有他們的耐心和協助，我無法完成這篇深度採訪報導，由衷感謝！

目錄

誌謝-----	1
目錄-----	2
中文摘要-----	3
壹、緒論-----	5
貳、文獻探討-----	8
參、研究方法與採訪對象-----	20
肆、深度採訪報導-----	26
第一節、溪頭篇：蘊含豐富森林資源，管理有一套-----	26
第二節、梅峰篇：珍貴的大自然教室-----	32
第三節、清境篇：政策失當、業者互鬥，噩夢幾時休？----	35
第四節、草嶺篇：同心協力尋出路，草嶺風華何時起？----	39
第五節、綜合篇：把握正確方向，永續經營不是夢-----	44
伍、研究討論-----	48
參考文獻-----	52

中文摘要

因應台灣政府的政策，台灣各旅遊地區也逐漸以發展(或轉型為)生態旅遊為目標，以期能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維護優美環境，進而達到永續經營的終極理想境界。然而，或由於政府政策失當或由於國民環保素質低落，許多標榜為生態旅遊地區的觀光景點，漸次受到人為汙染與破壞，使該旅遊地區暴起暴落、壽命短減；儘管如此，有些歷時已久的旅遊地區卻仍能維持自身的資源與環境。究竟問題出在哪裡？本深度採訪報導便著眼於此，藉台灣少數具備永續經營潛質的生態旅遊地區來做比較，觀察生態旅遊帶來的美麗與哀愁(正負面影響)，從中推測出一些端倪。

本深度採訪報導以溪頭、梅峰、清境和草嶺為採訪對象，對比探討生態旅遊在台灣發展的過程中，究竟是哪些因素影響著旅遊地區的未來(例如生態被破壞的程度)，以及在末段稍微點出生態旅遊地區要持續長久，必須仰賴哪些條件因子。研究結果發現，主導一生態旅遊地區發展起落的關鍵因素，除了管理單位嚴格的管制外，最重要的便是當地居民的向心力以及珍惜資源的決心，不為短暫利益而分裂。

以生態旅遊必須兼顧居民利益、尊重當地文化與自然環境，力求將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限度等定義來看，溪頭在維護自然環境與降低旅遊對環境的衝擊力這兩方面成效斐然，然而在兼顧居民利益這點可能就必須退讓(於是台大多次與居民協調溝通)；梅峰同樣在管理方面稱強，但由於梅峰的居民多屬原住民，生態旅遊開放給原住民相當多的工作機會，管理單位與居民的利益甚少衝突，因此在這三項指標上都尚稱良好，然而梅峰亦有其天然因素(資源的豐富度)上的限制。另外，清境在這三方面皆表現不佳，自然環境破壞程度嚴重，民宿業者也多以自身利益考量而忽略當地居民的需求，是四個生態旅遊地區中較難有轉機的一個地

區；草嶺則因甫從震災創傷裡站起，正值百廢待舉之機，尙須一段時間觀察，再加上其管理單位、旅館業者幾乎都是當地居民，在維護自然環境與維護居民利益上有所衝突，未來的發展端看角色扮演的拿捏與平衡。

其次，生態旅遊的美麗與哀愁也可從這些影響因子中看出端倪，一個旅遊地區要能發展，依靠的就是當地居民有保存當地清美環境與悠遠文化的自覺，進而自動自發運作，配合管理單位強而有力的管理策略，彼此之間經一再的溝通達到和諧融洽，為當地帶來長期的利益，這是生態旅遊的美麗；反之，生態旅遊的哀愁則泰半在於管理者、當地居民為求短期利益而犧牲更難得的價值，管理單位把關寬鬆、當地居民則因利益分配不均等原因而互鬥，導致內耗嚴重、削弱自然資源等困境。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從遠自加拿大率團到台灣賞鳥的國際台灣觀鳥協會(International Taiwan Birding Association，簡稱 ITBA)執行長喬安·麥肯(Jo Ann MacKenzie)及其團員口中，透露了台灣一項「寶中之寶」。喬安非常喜歡來台灣賞鳥，因為台灣有藍腹鵲、烏頭翁、白耳畫眉等 15 種特有鳥類是其他國家沒有的。此外，台灣還具備許多世界級的特色，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板塊交界的台灣，島內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林立，形成一座又一座孤立的生物棲息島，加諸氣候環境因素和漫長演化，造就出豐富且多樣的自然生物資源；台灣更是眾多南島原住民族的發源地，現今很多原住民還保留著積累千年的悠久文化。這些獨特而多樣的生態環境，使台灣具有發展生態旅遊的雄厚潛力，能成為不遜哥斯大黎加的生態旅遊國家，懷著對台灣一躍國際舞台的想望，本篇深度採訪報導選擇生態旅遊領域作為題材。

在旅遊市場的強烈需求下，觀光發展已是全球趨勢。台灣近年來的生態保育意識高漲，推動觀光永續發展，開始發展出有別於大眾旅遊、強調永續經營理念的生態旅遊，許多旅遊地區以在地的產業文化為訴求，將當地特產、風格融入旅遊活動，藉以吸引大批遊客帶動當地地方產業，例如北埔的膨風茶節、柿餅節。然而，隨著嶄新的生態旅遊地區一個個崛起，舊有的生態旅遊地區環境遭受破壞的噩耗也不斷出現在報章雜誌上，台灣珍貴的自然資源被嚴重破壞，眼看美麗的福爾摩沙將因資源的耗盡而黯淡失光，怎能不令人擔憂！

生態旅遊是國外行之有年的另一種旅遊型態，本身有增進國人自然知識、維護旅遊地區

生態環境、兼顧當地居民福祉、帶動當地經濟以及發揚當地文化等多項優點，孕育著「觀光永續」的無限可能。而生態旅遊在台灣發跡以來，已歷數載，亦有不少亮眼成績。除卻溪頭等愈見發展成熟的生態旅遊地區外，新近亦有逐漸茁壯的生力軍——七股，以特有的黑面琵鷺為焦點，吸引了不少愛鳥人士的目光。然而，諸如清境農場、草嶺等以往為人津津樂道的生態旅遊地區卻日益消弭。遊客總量未管制所造成的交通問題，人工水管、硬體水泥建設造成的景觀破壞與環境衝擊等諸多問題日積月累，浮上檯面後帶給國人的是生態旅遊「生態保育備受忽略」及「生態旅遊如何永續」等省思。生態旅遊究竟在台灣開出什麼樣的花朵？它究竟是美麗抑或是哀愁？為何有些生態旅遊地區能屹立不搖，有些卻日薄西山？這其中的關鍵點在於何處？將是本深度採訪報導的重點所在。

二、研究目的：

近年來，隨著學術界的推動，政府和觀光、休閒旅遊業者也慢慢注意到「生態旅遊」將為台灣帶來的正面貢獻與利益，因此紛紛投注心力於這塊園地。然而，政府的政策及執法、觀光業者對生態旅遊的著眼點，甚或是民眾對生態旅遊環境保育所抱持的態度和觀點，都會影響著生態旅遊未來的發展。

若生態旅遊只意味著觀光地區的開發、旅遊景地的繁榮，而忽略了尊重自然的環保意識，或者缺乏永續經營的前瞻理念，其結果不僅無法讓台灣以「生態旅遊」敲響世界之鐘，更可能反過頭來耗盡自身的自然資源，得不償失。

著名的達娜依谷已在人為入侵的情況下變質，清境農場也不再清靜，甚至連可堪作為榜樣的南投桃米社區也隱約出現警訊。然而，許多環境生態保育等民間團體例如中華民國永續生態旅遊協會，以及林務局、觀光局等政府單位，仍戮力於扶植原住民部落或社區發展生態旅遊的工作，使其居民擁有保育意識，為自己社區和台灣盡一份心力。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這些地區進入一方扶持起來後卻漸入劣境的惡性循環中。

因此，本文想嘗試藉由一些發展生態旅遊的實例對比，深入探討民間團體或政府是如何輔助原住民或社區居民發展生態旅遊，並且進一步找出變質的病因做為殷鑑；同時也將探索優良生態旅遊地區，以做為發展生態旅遊的典範。

由於本文是以深度採訪報導的方式呈現，深度採訪與新聞寫作是本文的主體，輔以文獻分析提供本文主題的背景資料及釐清一些概念，亦作補充採訪不足處之用。



貳、文獻探討：

自二十世紀末迄今，旅遊觀光逐漸成為全世界最主要的一項經濟活動，根據國際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統計，全球觀光產業從西元一九九九年開始，逐年的年總產值已經超過 4,400 億美金，這個數目約當是每年全球商業貿易總額的三成，且持續以每年 6~7%的成長率成長。值得關注的是以自然取向的旅遊市場就佔了全球觀光市場的 7%，且逐年以 10~30%的比例成長。(朱達仁等，2006)

由於台灣面積狹小、人口眾多，許多觀光景點在假日期間多呈飽和狀態，加上許多觀光景點性質相似缺乏特色，過度矯飾或不當規劃管理，導致觀光品質惡化，許多民眾渴望尋找不同於一般觀光區的旅遊行程，希望接觸更原始的自然野地，或在行程中加入一些知識性的內容，於是近幾年來，台灣開始出現一些不一樣的旅遊產品(賴柏欣，2000)，亦即為「生態旅遊」。在進入正式的深度報導前，一些相關生態旅遊的資訊將以文獻探討的方式加以補充，其中包括了生態旅遊一詞的界定、觀光事業發展的階段、產生負面影響的原因及各方面可能的解決之道等等。

一、生態旅遊的界定：

「生態旅遊」此一名詞對台灣民眾來說也許還是個相當陌生的辭彙，很多旅遊業者打著「生態旅遊」的招牌，卻不見任何與自然生態保育有關的措施，目前國內逐漸盛行的深度旅遊及冒險旅遊，主要著重在開發而非保育，例如開發新路線，將舊有景點重新包裝加上生態解說，或體驗原住民文化等等，以期引入更多遊客刺激地方產業發展，雖然這樣的行程也常

常被套上生態旅遊的標籤，然而生態旅遊的內涵卻不見得會被列入考慮，也就是促進生態保育、延續地方傳統可能完全被忽略了(賴柏欣，2000)。而生態旅遊的定義不一，在諸多討論文獻上亦可見一斑，以下簡述之。

一般而言，生態旅遊的基本原則是尊重自然、尊重當地居民，並且提供遊客直接參與保育行動的機會。然而「生態旅遊」商業化的結果，必然導致大量遊客湧入，於是又變成了「大眾旅遊」。把生態旅遊當作無煙囪的工業是不當的，因為生態旅遊在經濟上的成功，可能就是大自然的沉淪。

生態旅遊顧名思義為「生態」加上「旅遊」的綜合體，不僅著重在觀光旅遊的層面，更重要的是「永續」、「保育」等生態的概念，以往諸多文獻及學者皆針對生態旅遊下過定義，意思龐雜分歧，概略整理如下：

它是自然取向的旅遊，在西元一九九〇年新成立的生態旅遊學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與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大力推動之下，提出了一種兼顧自然保育與遊憩發展的旅遊活動——生態旅遊。環境是觀光旅遊的資源，而生態旅遊正是在滿足長期觀光旅遊發展需求下，用心規劃，使負面影響達到最小的遊憩活動。多年來，有許多人投注了心力，提倡觀光旅遊的新形式，力求友善且尊重當地的環境與居民，這種旅遊形式可稱為「自然取向的旅遊」。

生態旅遊是相對於大眾旅遊的一種自然取向的觀光旅遊概念，並被認為是一種兼顧自然保育與遊憩發展目的的活動。Ceballos-Lascurain(1996)指出，生態旅遊是到相對未受干擾或未受污染的自然區域旅行，有特定的研究主題，且欣賞或體驗其中的野生動、植物景像，並關心該區域內所發現的文化內涵。一個人若從事生態旅遊，就有機會沉浸在自然之中，擺脫日常工作、都市生活的壓力。最後，在潛移默化中，變成一個對保育議題敏感的人。

Kure Kutay(1989)則認為：生態旅遊是一種旅遊發展模式。在選定的自然區域中，規劃出遊憩基地以及可供遊憩的生物資源，並標示出它與鄰近社會經濟區域的聯結。另外，生態旅

遊學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則認為生態旅遊是一種「負責任的旅行」，顧及環境保育，並維護地方住民的福利。(王鑫，2000)

汪靜明(2000)對旅遊和生態亦下了詳細的註解。人是生物的一種，也是在環境中存活與發展，人類為了生活、工作、遊憩，常從某地遷徙到他地，在某些活動的方式與目的上，就是一般所謂的旅遊。他認為早期的旅遊主要是為了遊憩、休閒，以及生活壓力的舒解與調適，或是滿意個人愉快體驗的遠行。從生態學觀點而言，這些活動都是層面與型態不同的移動或遷移而已。

由生態觀點而論，任何的旅遊，都與自然的或人文的環境，有某種的生態關聯性；而生態旅遊，則是將其內涵的生態關聯性，從點、線、面的方向凸顯出來。換言之，一般的旅遊活動，強調的是旅遊事業的娛樂遊憩與經濟消費面，而今在生態主義思潮中所謂的生態旅遊，除了原有的基素外，也強調旅遊環境的生態特色、資源型態，並考量到遊客的環境體驗及其參與環境的思維與行為模式。

在強調生態內涵或型式的生態旅遊，不僅要將旅遊過程中的點、線、面連貫起來，還要將人與環境的生態倫理由衷(心)建構起來。汪認為，理想的生態旅遊，可以透過旅遊過程中食衣住行育樂，增進遊客七到(心到、腳到、手到、眼到、耳到、鼻到、口到)的環境體驗，並促進參與者五育(德育、智育、體育、群育、美育)的生態互動。這顯示生態旅遊，提供了許多富有意義的學習機會。不論是旅遊的遊客、當地居民、業者或是管理者，如果可以適時適地適度調整參與者的觀念與行為，就有助於增進遊客對環境的尊重愛護、遊客環境體驗的生態內涵。(汪靜明，2000)

賴柏欣(2000)則認為，單純就字面而言，生態旅遊可解釋為觀賞動植物生態的一種旅遊方式，也可詮釋為具有生態概念，促進生態保育的遊憩過程，因為這個名詞涵蓋了廣泛而模糊的概念，常常導致許多人的誤解，甚至遭受扭曲。

然而，愈是原始隔離的自然或社會環境，愈不善於抵抗外來力量帶來的改變因子；而愈是深度的旅遊方式，對當地的影響深度愈大。觀光發展的結果很有可能對這些地區造成不可復原的衝擊，許多自然及社會學家因此呼籲觀光發展應審慎評估並預防遊憩行為對自然生態與當地居民可能造成的正負面衝擊，部份旅遊業者也體認到這層重要性，生態觀光的概念遂逐漸被政府、專家學者及旅遊業者所推廣，所以生態旅遊並不只是單純地認識野生動植物的遊憩過程，它的最終目標應該是保育旅遊當地的自然生態與文化傳統的觀光資源以延續觀光產業，根據這個原則，生態旅遊學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為生態旅遊下了一個廣為各界接受的註解：「生態旅遊是一種具有環境責任感的旅遊方式，保育自然環境與延續當地居民福祉為發展生態旅遊的終極目標。」生態旅遊地點的選擇，不應只以當地自然與文化的豐富度來決定，地方的發展與保育目標，以及是否具備足夠韌性來承受小規模旅遊活動的衝擊都應納入考量的重點。(賴柏欣，2000)

另有觀點指出，生態旅遊是一種旅遊的形式，主要建基在一地的自然、歷史，以及土著文化上(含原住民的或該社區的文化)。生態旅遊者以欣賞、參與和培養敏感度來跟旅遊地區產生互動。在這裡，旅遊者扮演一個非消費者的角色，將自己融合在當地的自然環境之間，並透過勞動或付費(花錢)的方式，對當地保育和住民做出貢獻。所以，生態旅遊包含對當地自然環境及文化的欣賞和倡導重視保育議題。另外，生態旅遊也包含國家及區域環境管理的意義，自認有責任促進地方居民的生活。在方法上，可藉由補助，立法和實施行動計畫著手，參與土地管理並促進社區發展。(王鑫，2000)

綜合上述觀點，可發現幾個共通的指標性字眼，諸如「自然取向」、「保育」、「責任」、「知識體驗」、「兼顧社區居民的利益」、「將負面衝擊降到最低」等等，其中「兼顧社區民的利益」、「將負面衝擊降至最低」的概念則隱含了「觀光旅遊利益」與「永續經營」的可能性。生態旅遊的旅遊面向包含著「利益」概念，無論哪一種產業，都會牽涉到「經濟」與「利潤」，即便是有別於一般傳統觀光旅遊的生態旅遊亦然。它必須顧及到當地居民的福利(例如：能藉此帶動社區活絡、創造就業機會)，才能吸引居民的熱心參與，自然，旅遊業者亦期望從中收取合理的報酬。

因此，本深度採訪報導為生態旅遊下的定義為：一個兼顧居民利益、尊重當地文化與自然環境、力求將旅遊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限度的旅遊活動。

二、觀光旅遊的發展階段：

林俊全(2000)對台灣觀光事業有著獨到的見解。他認為觀光事業的發展，是許多國家的政策，無煙囪的工業，也是許多國家吸引外匯的手段。台灣的觀光發展已有一段時日，也是全民的期待，然而要發展觀光事業需要哪些條件，又有哪些限制？如何發展？所需的經費以及經營管理人才在哪裡？發展觀光又有哪些可以永續發展？

觀光景點的特質中，由於許多景點是環境品質的一環，可提供國民休閒、遊憩、觀賞的一種資源。其常具備下列特質：是地表上各種色彩、形狀等視覺因子形成的美學組合，可供人們身心休養與精神寄託。其具有之秀麗雄偉的特殊地形，是精神象徵也是無價之寶，是人類共享的資源，也是不可再生、難以回復且脆弱的資源。

在這些不同的環境中，觀光發展的類型明顯地必須與當地的各項資源配合才可能發展。因此觀光景點固然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些微不同，但對人們而言，透過適當的開發經營與管理，讓觀光景點能為大多數人所利用，但又不破壞這些地景資源，則是發展觀光資源的前提，並不會隨時代而變。林俊全(2000)透過對觀光事業發展的觀察，整理出觀光發展的四個時期：

第一階段：原始期

此階段的觀光資源是較為原始的，沒有經過太多人為破壞，但隨著時間推移，豐富的自然景觀與人文資源，會慢慢演變出一種人與自然環境協調的處理方式。有些自然景觀並不為外人所知，因此此時的遊客量稀少，觀光建設幾乎沒有，各項資源皆是原始的狀態。

第二階段：建設期

此時爲了開發觀光資源以吸引遊客來訪，各項建設於焉展開，旅館業、餐飲業與交通服務設施得以明顯改善。隨著觀光資源的陸續開發，一個地方遂成爲具有知名度的觀光景點，這時期的觀光資源有可能被濫用，造成該地地景的破壞。

第三階段：成熟期

此時期的各項開發建設已接近完成，主要的硬體設備與觀光資源的服務項目也大致上定型了。各項資源被充分開發、調查清楚。觀光客會因該地的特色而到該地休閒旅遊，該地會成爲具代表性的地區。這時期觀光資源雖被開發，卻也因遊客的使用而使資源破壞變成既定事實，然而，該地卻也已經逐漸發展出可以永續利用的基礎了。

第四階段：回春期

主要特徵是該地區的觀光資源已被開發殆盡，必須有更多的誘因，才能吸引觀光客的到訪。所以觀光資源必須重新被界定、開發、推廣，才有可能再創第二春天。此時期如果沒有更多的建設與發展，慢慢步向衰敗階段是可預見的，然後再回復到第一階段。但觀光資源卻不再原始而神秘，以致於必須花費更多心力，使觀光景點重新散發吸引力。

對一個風景區而言，上述四個階段，可能必須歷經數十年或數百年才可能完成，每個階段也不必然一定會被經歷(有可能跳過去)。而每個發展階段都有不同的利弊與優缺點。然而，如果任意開發，則可能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就會面臨衰亡。因此，任意的發展觀光對地方造成的負面衝擊，將遠大於正面利益。(林俊全，2000)

綜觀台灣地區風景區開發的例子，上述四個階段有不少典型實例，可爲其他擬發展觀光事業的地區，提供借鏡。例如蘭嶼和綠島，具有原始景觀和雅美人的特殊文化，發展上大致屬於第一階段。但後來核能廢料廠的建設，加上島嶼缺乏前瞻性與整體性的規劃，使蘭嶼毀去大半。綠島自從在交通部觀光局東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設立工作站後，慢慢地被開發與建設，使綠島逐步踏入第二階段。

同樣的例子在澎湖身上也可看到。發展觀光一直是澎湖人心中的願景，澎湖也成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負責規劃、建設與管理澎湖的觀光發展，同時澎湖也設立一國家級水族館，其餐飲業與旅館業亦發展甚久(然多項資源的軟硬體尚有待加強)，稍有不慎即可能邁向第四階段。另一例子是雲林縣的草嶺。大約二十年前，草嶺是個相當著名的風景區，但是要前往草嶺，不論是交通還是住宿都非常不容易，遊客必須忍受較差的服務品質，然遊客量仍絡繹不絕。後來幾經演變，草嶺處處可見大型旅館林立、馬路也拓寬了，但遊客卻不再到訪，加之九二一地震造成許多崩塌，短短數十年間，草嶺便沒落了。(林俊全，2000)

觀光旅遊的四個階段與生態旅遊的「永續」息息相關。生態保育與觀光旅遊在本質上就是彼此衝突矛盾的，觀光旅遊勢必為當地帶來某種程度的衝擊與破壞，而使旅遊地區無可避免地進入四個階段的循環命運。因此，「永續」的概念並不是建立在「毫無消耗環境與消耗自然資源」上，而是建立在「延長觀光循環週期」上，亦即延長一旅遊地區的使用年限，使其能配合自然的修復週期，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以本深度採訪報導所列的四個旅遊地區來看，除卻梅峰可視為甫步入第三階段的成熟期外，其餘三個旅遊地區(溪頭、清境、草嶺)皆可視為已步入成熟期的末段，即將進入回春期。根據林俊全的分類方法，成熟期階段的旅遊地區已逐漸發展出可永續利用的基礎，因此很適合做為本深度採訪報導的採訪對象。

三、旅遊活動對自然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旅遊地區的發展必定會改變當地的景觀及生態系平衡。如果規劃不周，將傷害該區最吸引人且又脆弱的自然環境。有些學者認為觀光客一般習慣於較現代化、較豪華的生活。因此，為了滿足觀光客的需要，就必須提供旅館、道路、餐廳、商店、水電設施、娛樂設施等。這些設施的闢建都會使觀光地區「變形」(transformation)，較輕微的情況是使美景或淳樸的民風消失；最糟的結果是使該地的自然環境受到永遠無法挽回的破壞。(王鑫，2000)

舉凡一切自然資源皆為生態旅遊之基礎與經濟來源。生態旅遊之主體為自然環境，參與之對象則包括當地居民、業者、遊客及管理單位。為維持自然資源之完整，應對相關之對象進行環境教育。生態旅遊的環境保育，仰賴的不只是政府、業者或居民單方面的努力，而是必須綜合考量的。

1. 當地居民——對自身環境之認識(資源特色、承載量觀念)，凝聚社區共識、參與生態旅遊規劃執行。
2. 業者——永續經營的觀念，而非短期利益考量。對遊客進行行前教育。行程安排符合生態旅遊準則。領隊人員或解說員提供知識上說明及要求應有之行爲。
3. 遊客——尊重當地居民及環境。行前認識環境、閱讀相關資訊。
4. 管理者——嚴格為環境把關。提供相關軟硬體設備以供遊客查詢。為當地居民、業者、遊客間之溝通橋樑。(汪靜明，2000)

旅遊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並非各地皆同。這是因為旅遊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現象，而它所造成的「環境影響」也因地而異。綜合上述，旅遊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可分為下列四個面向(王鑫，2000)：

1. 使用和開發強度方面

指遊客人數、停留時間的長短、所從事的活動、所需要的設施等，以及為滿足遊客需求而呈現的地區開發程度。在高度開發的旅遊地區，自然環境可能已經完全變形，成為人造的環境。由於在此地營業可賺取高的利潤、並且土地價格飆漲，因此促成高密度的土地使用(多高樓大廈及營利性的娛樂設施等)。

旅遊地區的外圍地區也為了服務遊客，而建立許多旅遊服務設施。因此，快速而高強度的開發活動，易使當地突然繁榮起來。尤其是在開發中的國家，常造成鄉村人口湧向核心區尋找工作機會的情形。結果，遷移而來的人口搭建簡陋小屋，聚集而成貧民窟，使核心區呈現貧富差距懸殊的景象。

2. 生態系承受力方面

不同的自然環境對遊客破壞行為的忍受程度也不同。通常大都市較能承受大量遊客湧入的壓力，鄉村地區次之，而環境敏感地帶(如島嶼、珊瑚礁、山地、溼地、氾濫平原、湖泊等)最無法承受大量遊客所產生的環境壓力。不過，都市的容受力也並非無限的。

3. 開發者的態度

指開發者的想法。他們究竟是具有長遠的計畫呢？或只是急功近利？後者當然較前者容易造成負面的影響。許多旅遊地區的居民欠缺雄厚的資金，因此，當地的旅遊資源極易成為國際財團或外來資本投資開發的對象。如此一來，不但自然環境遭受剝削，從遊客身上所賺取的利潤，也將注入外來財團和投機商人的口袋；僅有少部份還能留在當地，提供些許的成長。

4. 旅遊發展必然改變當地的環境

任何旅遊發展必然會使該地區變形，只是程度上有差別罷了。例如野柳的海洋世界和萬里的翡翠灣等，幾乎完全改變了當地大自然的原貌。即使是為了保護大自然原貌或防止遊客破壞而設置的欄杆或步道，也將對大自然造成某種程度的變形。一般來說，變形的程度越大，負面的影響也越大。

承上所言，遊客使用旅遊地區的強度和當地旅遊發展的強度越小，生態系復建的可能性將會越大；發展越具長遠的眼光、變形越小，則旅遊活動對環境產生正面影響的可能越大。(王鑫，2000)

國內有不少研究遊客態度或行為與旅遊地區環境維護關係的論文，劉俊志、陳紫娥、原友蘭(2003)就曾提到旅遊地區與地方依附之間的關係。當人們與一地接觸，若是該地環境資源能滿足人們特定的行為目標時，他們即會對地方產生認同及歸屬感。而這類的情感依附再經由人們重複造訪地方，以及依賴地方程度上的強弱不同，而發展出不同的認同情結。

將這個概念套用到遊憩區與遊客的關係上，亦會出現雷同的依附關係。即隨著遊客對遊憩區的熟悉程度和依附程度的增強，會發展成對於地方的歸屬感；強烈的歸屬感會使人們對遊憩區產生認同，依賴遊憩區所提供的設施或環境而持續造訪某個地方。這種認同感會影響遊客對遊憩區的選擇，進而對遊憩行為有正負兩方面的影響。

遊客會偏向選擇前往熟悉的或有特殊情感經驗的遊憩區並且一而再再而三重複造訪，基於旅遊地區給予遊客和其他地區有別的情感，使遊客願意對旅遊地區產生正面回應、舉動(例如會主動維護環境清潔、會推薦予其他親朋好友、願意參與地方上的活動等等)。然而，過度強烈的地方依附情結，會使遊客不加節制地一再重複造訪與使用當地資源，惟恐超過當地環境所能承載的負荷量，形成資源的毀損與環境的破壞。

在遊客方面，遊客行為造成生態破壞的例子屢見不鮮，隨意丟棄垃圾、攀折花木等輕微的小動作，都可能累積釀成環境大傷害。國內有不少文獻研究遊客的態度，總結的結論也大同小異：態度與行為密切相關，且對行為具有潛移默化的功效。因此，遊客態度對生態旅遊行為的改變是可能而且直接的。

遊客的態度可以改變，而遊客態度的改變會影響遊客行為。遊客的態度特性是一種行為傾向，而非行為本身，且具有一致性和持久性，對旅遊行為的可能影響是：1.產生對旅遊的偏好；2.企圖在旅遊中獲益；3.透過改變態度而影響旅遊行為。(陳炳輝等，2002)

一般來說，國人對旅遊的認知還是不脫大眾旅遊的概念，儘管聽過生態旅遊，對於生態保育、如何藉自己的手輔助永續經營種種理念等，還是一知半解，解決之道亦有各家看法。

Gramann & Vander Stoep(1987)就提及，國內外專家學者針對遊客不當的遊憩行為提出的管理策略，通常分為直接策略和間接策略。前者指透過使用限量、活動禁止、取締處罰、法律強制等來干涉遊客行為；後者則指藉由規劃設計、溝通技巧(如解說教育)等，使遊客自動自發改變行為而保護自然資源。

而以管理者部分來說，對於旅遊地區的規劃研究與經營管理上，大多還重視遊憩區實質環境上的經營管理，在大多數的規劃中，多將遊憩資源分為自然環境、遊憩設施、人文資源或是對遊憩設施的投入。著眼點多在於是否有可供遊憩活動的價值或機會，若有才稱得上是遊憩資源。而這類太過以資源價值(功利性)為導向的規劃方式，常會造成遊憩資源的破壞，例如常在風景秀麗之處，出現一個非常不協調的機械遊樂設施，只為給予遊客方便。另外，遊憩資源的規劃，也未對遊客、居民與遊憩地點的關係有所研究，容易造成遊憩區與鄰近區域的發展無法兩相配合，因此得不到民眾的認同與參與(劉俊志等，2003)。

有學者主張落實環境教育才是根本之道，要改變國人的態度進而改變行為惟有教育能行。陳炳輝、黃志成、張素禎等人的研究顯示，絕大多數民眾在我國正規教育上，並未修習過環境教育的課程，正規教育的領域外，更是稀少。因此有人建議將環境教育融入基礎教育，自幼灌輸國人環境的概念，例如可在九年一貫的課程中，納入生態旅遊或戶外教學等課程，讓學童親身體驗大自然的奧妙，從而領會尊重生命、關懷自然的真諦。

遊客自身的旅遊偏好及對自然、人文環境的了解程度，對生態旅遊有重大影響。過去人們常認為保育概念與污染防治一樣，是屬於科技領域而有專責之人專司清潔的工作，卻忽略了環境汙染是隱含人文理念和實際接觸自然的道理。事實上，遊客本身便能對資源保育及永續經營有所貢獻，不製造噪音、不干擾野生動植物等等，都能為生態旅遊的永續盡一份心力。

觀光業者及社區居民方面，關於觀光業者的商業倫理，亦有一些文獻對此有所探討。Robert F. Prosser(1992)曾經強調休閒與觀光的「自由」、「自律」、「選擇」的觀念。他認為在流行的說法中，它全部是有關「做我的事」。觀光事業促銷者將行銷技術全數集中在我們身上，導引我們的選擇、思想以及自由。這項說法提議了觀光倫理的任何評估應該不是從遊客開始，而是該從觀光業開始。

業者為促銷活動吸引遊客，對環境的破壞例子時有所聞。以南埔生態村為例，主辦單位曾在 2001 年的觀光促銷活動，安排捉泥鰍與捉鴨子的活動以吸引人潮。這種促銷活動看似有

趣無害，實質上卻違反了倫理問題。捉泥鰍或捉鴨子對親子教育是負面的示範，對動物本身也多少造成傷害。加之南埔本地是沒有泥鰍的，這些為促銷活動而來的泥鰍原是從外地捉來的。這些當天沒被捉走的泥鰍，很可能無法適應南埔地區的生態，而倘若泥鰍活下來，亦有可能搗亂當地的生態。

韓國漢城大學哲學系教授 Kim Yersu 在聯合國「普世倫理計畫會議」提出之〈二十一世紀倫理之共通架構〉中人類與自然關係的條例說明第二點所言：由於自然是有限的，我們必須學習管理經濟，以維繫自然的複雜性與穩定性，在此同時也管理自然，以維繫我們的經濟。由於人類的慾望沒有止境，故必須學習令我們的慾望適應自然機制的限度，不可超過自然再生能力之界限。(蕭振邦，2002)

有鑑於此，楊國鑫(2002)提出了商業倫理的概念。他認為要在這樣子的旅遊商業活動中(基本上，遊客越多會帶來越多經濟收益，但也越會造成環境傷害)，創造出多贏的局面(兼顧生態保育及觀光利潤)，商業倫理有著極大重要性，商業倫理的介入可能找到生態與經濟的平衡，而生態旅遊的「永續發展」(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下一代人滿足其需求能力之發展)正是要以商業倫理的角度切入，其重要內涵之一即是屬於環境倫理。社區居民在某程度上是扮演與管理者共同輔佐生態旅遊地的角色，也算是廣義的管理者，自當特別注意環境倫理這一環，避免因短期利益而失去了寶貴的當地資源。

國內現存文獻有不少是在探索遊客態度和行為對生態旅遊地區造成的影響，針對政府施政、管理者的管理措施，以及當地居民與管理單位、旅館業者間的互動等的文獻卻鮮少有之，但此三者不僅是影響生態旅遊地區自然環境的主要關鍵因素，更是直接觸及生態旅遊地區能否永續經營的核心要件，因此本深度採訪報導將著重於這三個部份的呈現。

參、研究方法與採訪對象：

一、研究方法：

1.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的目的是將已經研究過、相關採訪主題的作品，作一摘要與整合，並提供未來研究之建議(盧建旭，1999)。透過此方法，一方面對研究主題的定義與背景做整理介紹，一方面找出未被回答的問題及探尋新的方向。

2. 參與觀察法：

參與觀察法即是研究者進入研究對象的環境中，與研究對象發生面對面的社會互動，經過一段期間，以漸進的、有系統的方式蒐集資料之科學調查方法。其目的是從每日真實活動中，發掘人類生活在實質上和理論上的真相(Jorgensen, 1989:14)

參與觀察的方法論是由研究的原則、策略、步驟、方法以及技術構成，有幾項特徵可粗略定義之：

- (1). 它是以特定情境和環境的圈內人角色，對人文意義和互動關係所表現的特殊關心；
- (2). 它是深入、屬性、案例式的研究方法與設計；
- (3). 它是直接觀察與其他資料蒐集方法的使用；
- (4). 它強調解釋和理解人類存在的理論及理論推衍之形式；
- (5). 它是以日常生活的情境和環境，作為研究本身和研究方法的基礎。

日常生活的世界，對圈內人(某個族群或團體)和其成員，構成現實的情境。圈內人的真實情感，無法直接轉移給外地人、圈外人或非成員。參與觀察法的重點便是在圈內人所認識的人類存在意義。圈內人觀點中的日常生活世界，便是參與觀察法所要描述的基本現實情境，也就是說，是要揭露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意義，也就是所謂的「現實」。

在參與觀察法中，研究者需要直接以參與者的身分，涉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參與者的角色，為我們提供了由成員或圈內人的角度，進入日常生活世界的途徑，以一種非常特殊的策略及方法，讓我們進入人類存在的私密面及主觀面。經由參與，研究者得以用圈內人的角色，觀察並體驗人類的意義及互動行為，此方法多用於研究一個民族，收集當地之文化、社會、人文等資訊(Danny L. Jorgensen, 1999:1)。

3. 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多用於質性研究，訪談的目的是要進入受訪者內心世界，尋求受訪者對事情的看法與意義。儘管此方法尊重當事人的主觀性，卻絕非放縱研究者本身的任意性，為提高研究資料的品質，在資料蒐集上應顧及幾項重點：

- 
- (1). 詢問受訪者的經驗與行為；
 - (2). 詢問受訪者的意見與價值；
 - (3). 蒐集感受性資料：感受即人對週遭所發生知識的一種自然反應，包括受訪者的想法反應；
 - (4). 知識性問題：探訪受訪者擁有的事實資訊；
 - (5). 感官問題：有關受訪者聽到、看到、摸到、嚐到和聞到的細節事項；
 - (6). 其他資料：例如當事人的背景、教育程度、年齡等等。

訪談法是由面談者使用非結構性、直接的方式與受訪者接觸，是一種單獨的、個人的互動方式，用來發覺受訪者基本的動機、信念、態度等。在深度訪談的過程中，訪談者應儘可能使用最少的提示和引導問題，鼓勵受訪者在一個沒有限制的環境裡，針對訪談主題儘可能地談論自己的意見。

本深度採訪報導是藉由文獻資料分析及參與觀察後，再深入下列實例地區，訪問當地居民及策動生態計畫的相關人士，並針對四個生態旅遊地區的興盛與沒落之因，找出維持永續的可能因素，以及點明生態旅遊的「美麗」與「哀愁」。生態旅遊的美麗在於生態旅遊地區的整體環境因旅遊發展而活絡(經濟、人文等)，社區居民能互相團結合作，其與其他相關環節(觀光業者、管理單位等)能建立互信互助的模式，進而維繫旅遊地區自身的生態資源而永續經營。相反的，生態旅遊的哀愁則在於發展生態旅遊過程中可能流失一些寶貴事物，例如旅遊地區環境迅速遭到破壞，以及觀光業帶來大量錢潮，致使社區居民與其他相關環節產生利益上的衝突，彼此惡鬥，失去以往的淳樸民情，也失去對彼此的關懷與包容。鑒於政府、觀光業者、社區居民皆是影響生態旅遊永續經營的重要因子，諮以「旅遊區的管理態度及方法」、「社區居民對永續經營的概念與作法」、「其他」(如觀光業者的商業倫理和政府角色)為三大立基點，來做對比呈現。



二、採訪對象：

1.擬定的實例對象：

- (1). 南投縣鹿谷鄉的溪頭
- (2). 南投縣仁愛鄉的梅峰農場
- (3). 南投縣仁愛鄉的清境農場
- (4). 雲林縣古坑鄉的草嶺

此四處旅遊地區皆已發展甚久，有各自的歷史脈絡可循，也均已進入具有生態旅遊永續經營之基礎的成熟期，十分適合做為對比實例。加之，強而有力的管理是維繫一生態旅遊地區永續經營的主要因素之一，溪頭、梅峰農場由台大管理；清境農場和草嶺則由當地居民自治，由這四個地區相比較，可看出當地居民、政府及管理單位在永續經營中扮演何種關鍵性角色。

2.人物採訪對象：

(1). 溪頭部份：

主要是採訪當地的居民和附近的旅館業者，以及台大實驗林管理單位的員工，這三者的互動團結是溪頭得以維繫的很大因素。

陳服周	溪頭孟宗旅館總經理	男
林志穎	溪頭明山大飯店總經理	男
吳啓文	立德溪頭飯店管理部經理	男
李秀鳳	溪頭青年活動中心總幹事	女
林家正	溪頭商店街發展協會會長	男
洪慶中	溪頭商店街發展協會會員	男
葉永廉	溪頭森林遊樂區主任	男
衛 強	台大實驗林管理處助理研究員	男
鍾立展	台大實驗林管理處林班管理員	男

(2). 梅峰部份：梅峰比較遺世獨立，少與外互動，因此主要是採訪管理單位和裡頭的員工。

林宗賢	梅峰農場前任場長	男
蔡牧起	梅峰農場前任副場長	男
盧秀雲	梅峰農場現任主任	女
李圓恩	梅峰農場現任生態解說員	女

(3). 清境部份：清境地區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民宿問題，因此多以民宿業者為採訪對象，還有一些了解清境起落的當地居民，以及曾因業務而接觸過清境問題的人(記者、行政院人員)。

余炎昆	聯合報記者	男
-----	-------	---

李 睿	清境農場管理員	男
湯云萱	救國團埔里鎮團委會教育研習中心主任	女
李素素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銷經理	女
林昭明	明琴清境(民宿名)老闆	男
卓素琴	明琴清境老闆娘	女
黃慈恩	現任明琴清境旅遊顧問	男

(4). 草嶺部分：草嶺的管理基本上由居民自理，所以主要採訪對象就是草嶺村主導草嶺事務的重要人物，以及曾任雲林縣古坑鄉兩任鄉長的謝淑亞議員。

謝淑亞	現任雲林縣縣議員	女
李建堂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男
劉文鎮	曾任兩任草嶺村村長	男
蘇俊豪	現任草嶺村村長	男
劉鳳梧	草嶺神農大飯店負責人劉文房之女	女

(5). 其他：為求佐證而零星採訪的一些人物。

劉瓊蓮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簡任技正	女
匿名	遊客甲	男
匿名	遊客乙	女
匿名	遊客丙	女

3. 主要問題架構：

採訪問題多集中於當地居民、管理單位、旅館(民宿)業者三方面的互動，以探求他們如何去維持旅遊地區的生態環境、對旅遊地區未來的期許以及政府單位在輔助上措施的優缺點等等，惟草嶺部分較為獨特，三者皆是草嶺村居民，所以主要集中在草嶺如何衰敗、

他們如何重建草嶺、所遭遇的困難和對未來的期許。以下是大致上的問題綱要，其他問題則隨受訪者的答案再衍生應變推展。

(1). 旅館(民宿)業者：

- a. 和旅遊地區的管理單位互動如何？
- b. 和當地居民及同業間的關係如何？
- c. 覺得旅遊地區的興盛為當地帶來什麼影響(正反面皆可)？
- d. 覺得旅遊地區在自然保育方面成效如何？
- e. 覺得政府在施政上有何缺失？

(2). 當地居民：

- a. 與旅遊地區的管理單位互動如何？
- b. 與外來的旅館(民宿)業者關係好或壞？
- c. 旅遊興盛對地方造成什麼改變？有無兼顧居民利益？
- d. 居民間有無團結共識？
- e. 對旅遊地區未來有何期許或建議？



(3). 管理單位：

- a. 管理方面有何印象深刻之事？
- b. 旅遊地區本身有何管理問題(例如缺乏解說員、經費等等)？
- c. 在管理遊客方面曾否遭遇難題？
- d. 與當地居民和旅館(民宿)業者相處之道為何？
- e. 在永續經營的概念下，管理單位做了哪些努力(管理方針、措施等等)？

肆、深度採訪報導

第一節、溪頭篇：蘊含豐富森林資源，管理經營有一套

從南投縣出發，搭乘接駁客運一路由竹山、鹿谷上溯至溪頭，觸目所及的是青翠蜿蜒的山脈迤邐。沿途空氣清新，景色秀麗，氣候涼爽宜人，少有人為污染。溪頭森林遊樂區正坐落於這方淨土上，宛如世外桃源，是一處天然的生態教室，這裡不僅有著名的孟宗竹、落羽松、銀杏林等多樣林種，還有梭德氏蛙、冠羽畫眉、螢火蟲等野生動物。九二一地震、桃芝颱風後，除原有的大學池、森林生態展示中心外，還增加許多如空中走廊等新型設施，方便遊客瀏覽自然景觀，體驗休閒的林中生活。

居住在溪頭將近四十年的陳服周，目前是森林遊樂區附近孟宗旅館的總經理，對於台大實驗林的發展歷史知悉頗多，本身也參與見證了森林遊樂區的建立與成長。他侃侃而談台大實驗林的起源；他說日據時代日本人於台灣種甘蔗製糖，並建造五分車運送甘蔗。由於甘蔗是農產品，長途運送有損其鮮度，於是政府決議收購土地，每隔一段距離便設一糖廠，以保甘蔗新鮮。當時的日本郡長看中陳服周父親的土地，想收購來建糖廠，便以高價購買，溪頭的土地就是如此逐步被日本官方購買下來，而陳家也因此與日本官方有所接觸，成為接待日方人士的當地士紳。之後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森林系教授來台遊覽欲察看台灣林相，訪遍台灣各地，認為台大實驗林的林相最為豐富，便在民國前十年於此地成立帝國大學第七座實驗林，即台大實驗林的前身。

溪頭屬於台大實驗林的管轄範圍，經過台大五十多年的努力經營，已頗具良好規模，此

時有人建議可在溪頭蓋現代化旅館或別墅，來慰勞一些森林系教授(當時遊覽溪頭的主要人士)，民國五十六年溪頭餐廳的成立，亦是源自於這樣的想法。「那時候啊，我們很辛苦，房間電燈一半會亮一半不會亮。」陳服周表示，溪頭餐廳剛成立時，台大實驗林能給的輔助不多，一切都只能靠他們自己，有二到三年的時間裡他們員工沒吃過新鮮的菜，多半揀客人吃剩的東西果腹，也沒地方睡，大夥全擠在餐廳裡頭(女性員工睡在櫃檯下，男性員工則併椅睡在餐廳)。後來經營稍有起色，才另闢一間地下室給員工住，又將剩餘的兩間房間獨立出來供作大眾居所，出租給當時去台大實驗林實習的學生住宿。

「大學池裡的魚是我先養的，山櫻花的種植也是我起頭的。」陳服周驕傲地說，當時的總統喜歡吃鯉魚，他便在大學池裡放養鯉魚，後來又養了一些草魚、鯿魚等，供來此休憩的遊客釣魚，山櫻花的植栽也是他首創先例，他與溪頭的情感羈絆之深，旁人亦為之動容。如此慘淡經營兩三年，漸入佳境之餘，溪頭森林遊樂區也在民國五十九年設立，設立頭一個月即有盈餘，陳服周也在此同時，買下孟宗這塊地。他說，溪頭有價值的特色不只在她優美的自然環境，更在她悠久的人文發展歷史，尤其對一路參與其中的他而言，更是難以言喻的珍貴資產。

溪頭的發展帶動的不僅是遊樂區本身，亦連帶促進鹿谷和竹山地區的經濟脈動。鹿谷的茶葉與竹山的冬筍皆是廣受觀光遊客喜愛的當地特產「不只鹿谷和竹山，甚至連台中也受到影響。」溪頭商店街發展協會會長林家正如是說道。溪頭附近旅館不多，無法容納一些從北部包車下來的電子公司、紡織廠等企業團體，他們只得選擇投宿竹山的旅館；有時遊客量實在太多，連竹山旅館也人滿為患，便得再退到台中求宿，連帶刺激台中的旅館業成長。此外，溪頭當地的居民亦因生態旅遊的發展而受惠豐厚，大部分的居民都仰賴遊樂區維生。

然而，一開始社區居民和台大實驗林處得並不和諧，對立衝突時有所聞，泰半是源於民生問題，以及居民違建、濫墾的問題。當時的居民一旦家庭成員增加，便習慣在原有住家旁邊另搭蓋一間附屬小房舍，進而被台大實驗林訴以違建，甚至吃上官司。「還有，那時大部分的居民都覺得台大鴨霸，自己可以伐林，居民卻不可以。」針對此項控訴，台大實驗林管理

處的反應是，民國七〇年代中期左右，政府的林業政策改變，已全面禁止伐林，而在這之前，台大本身的伐林動作都是小規模的疏伐，屬於森林經營的一環，非是基於利益考量和商業用途才伐林，和居民欲利用土地作為經濟收益的出發點不同，但居民並不了解他們伐林的用意，只覺得這樣做不公平。

負責溪頭遊樂區環境清潔的總包商洪慶中則表示，遊樂區成立初時，許多居民原有的土地被回收，生活無以為繼，有的人便開始在遊樂區內擺攤販賣民生物品，洪慶中的父親即是一例。他們在遊樂區的舊停車廠搭蓋工寮販賣車票及泡麵，不僅製造髒亂，也妨礙遊樂區的景觀。後來，台大實驗林管理單位出面與他們協調，請他們放棄自己的土地(原為竹田)，讓與台大興建遊樂區另一入口與停車場，並於停車場前開放一條商店街供土地的原來所有居民作為兜售梅子、茶葉和經營餐飲的店面。遊樂區絡繹不絕的人潮振興了他們的生意，從而解決居民的民生問題，與台大管理單位的衝突自然日益減少，如今已然成為唇亡齒寒的生命共同體。

溪頭遊樂區的開發活絡了鹿谷、竹山等地的經濟，吸引來外地財團的資金挹注，帶動旅館業活躍起來。明山大飯店是溪頭當地的招牌旅館，已有三四十年的歷史，現任經理林志穎表示，選在溪頭設旅館當然是以營利為首要目標，而要吸引遊客駐足於此，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到這裡的遊客要的是什麼。是想要享受都市化的現代設備，還是想感受原始森林的清新綠意？配合遊客的不同需求，明山大飯店的木屋和套房亦呈現不同的風格，內室擺設有具森林氣息的圖騰壁飾，或具日本和室風味的壁畫牆飾，營造各式氛圍。位於遊樂區內的青年活動中心總幹事李秀鳳認為，只要把握住本身的服務品質，自然不怕競爭或沒有顧客上門。為求木屋品質的提升，今年四月活動中心將小木屋重新整修，房間內的設備也更新，此外，小木屋的格式亦融入景觀考量，更符合遊客觀林賞景的需求。

同樣位於溪頭遊樂區內的立德溪頭飯店管理部經理吳啓文，本身從事旅館業多年，在墾丁亦有經營旅館。他提出一般觀光和生態旅遊區旅館經營的相異點，就在於「商務」和「休閒」。前者講求的是旅館方面所提供的娛樂設備，例如健身房、游泳池和遊戲室等；而後者，

「說簡單點，就是在賣吃賣睡」。遊客來這裡，想從事的是戶外的走覽活動，想呼吸新鮮空氣，想浸濡在充滿野生動植物的悠然環境裡，旅館所要供應給遊客的，不過就是一處安靜的休憩處，走累了能睡覺、飲食的場所。除卻這些，再有的便是提供夜間導覽解說，安排賞星、夜觀螢火蟲等體驗自然的行程。因此，他們旅遊業者和遊樂區的相處一向尚稱和樂，彼此都能了解維護生態的重要性，也皆有一定的基礎共識。陳啓文甚至認為，溪頭開發至此已臻顛峰，沒有繼續開發的必要性，一來避免過度開發帶來的人為破壞，平白損失一塊淨土；二來避免旅館業過度飽和，形成同業間互相排擠的惡性循環。

現在溪頭遊樂區附近除了一些零星的民宿、溪頭內部的青年活動中心以及台大供應的少數小木屋外，便屬孟宗、明山和立德為旅館大宗，然而三家旅館業間的相處融洽，亦共同組成「鹿谷鄉觀光產業促進委員會」，固定聯繫討論業務上的相關訊息及問題、交換心得等。旅館業者和台大管理單位的互動良好，彼此也和諧，但是和當地居民之間，一開始卻難免發生一些小摩擦。吳啓文說，居民起初會害怕旅館業者瓜分市場利益，於是他先與當地士紳進行溝通，讓居民明白唯有將市場做大，才会有共同利益可享，民宿與旅館業不僅有同業競爭的可能，更有合作的空間，他們可以互相介紹客源，壯己壯人。同時，亦給予當地農會、鄉鎮公所等員工消費優惠，如此一步步慢慢擴及廣大居民，對立才逐漸消弭。「必須先了解居民產業的動態，了解當地人文及文化，才有溝通的機會。」吳啓文是依照這個方法和居民建立關係的，對此，李秀鳳亦有相同看法。她認為主動接觸居民，向居民解釋他們不是要同居民爭利，並且主動參與地方舉辦的活動，這些是一個外來團體應該積極釋出的善意。

比雙向關係更複雜的是，溪頭是以森林遊樂區為中心，和旅館業者、當地居民形成一個三角網絡，三方是一生命共同體，牽一髮而動全身。然而其中居民和業者皆不約而同地認為「森林遊樂區管理單位才是龍頭老大」。豐富的自然資產是溪頭遊樂區的特點，幾位曾遊覽過溪頭、杉林溪等生態旅遊區的遊客也異口同聲地表示，他們比較喜歡去溪頭，因為溪頭的空氣好，噪音也比較少。林家正笑著說，這是台大管理嚴格的好處，而林志穎則認為，溪頭多虧有台大管理單位的維護與把關，才能歷久不衰。

台大實驗林管理處林班管理員鍾立展對「龍頭」說法表示：「台大管理單位當然重要啦，遊樂區一關園，整條線都在叫。」溪頭森林遊樂區主任葉永廉說，遊樂區曾二度關閉，第一次是在九二一大地震後關閉四個月，第二次則是在桃芝風災後，也關閉了一段時間，兩次關閉都是因為受損嚴重(土石流)，後來因應居民和業者的強烈要求，才局部開放。

「溪頭的長處，就在於它的完整性。」談到台大實驗林的管理經驗，實驗林的助理研究員衛強博士別有感觸。他認為「天然」正是溪頭最大的特點，因此管理單位目前的管理方針便是「從現有的基礎去發展，不能人工化」。平時的保育工作，在生態保護方面，就有回收利用受天然災害而死的樹木、定期疏伐林木以及生態工法的運用(例如流籠坑的野溪治理、防砂壩以及護堤等)，步道的設立也是為減少開發道路造成生物棲地被割裂的傷害。衛強說，溪頭有很好的環境和管理，只是缺乏「知名度」，南投縣政府並不將溪頭當作旅遊重點來加以宣傳，這是很可惜的一點。

溪頭邁向永續經營的重要改變，可從兩點來看，一是民國九十三年轉型為自然教育園區，二是將餐飲住宿等業務委外給立德和米堤飯店。台大本身是學術單位，負有教育使命，溪頭由森林遊樂區轉型為自然教育園區，便是將原本純粹休閒為主的旅遊地區與教育結合，寓教於樂，更符合生態旅遊定義中的知識性。

衛強表示，轉型前後溪頭最大的不同點表現在專業導覽和推廣活動上。轉型前，溪頭的生態解說免費的，遊客有需求時才會申請，也因為不用額外花費，遊客對解說內容的要求寬鬆，亦不甚注意解說知識的正確性與詳細度；轉型後，申請生態解說必須付費，遊客對解說內容的要求變多，聽講的態度也比較認真。倘若遊客向管理單位反應某解說員的解說不嚴謹或知識不足，台大便不再錄用他。

推廣活動方面，轉型後溪頭所推的活動多以「體驗自然」、「從做中學習自然知識」為主要目的，例如「竹碳精油教室」，便是以實物講解，讓遊客了解竹文化和森林副產物(精油是由樹木提煉而出的，算是森林副產物)，另外，台大亦請專業老師示範棉紙撕畫，拓印到竹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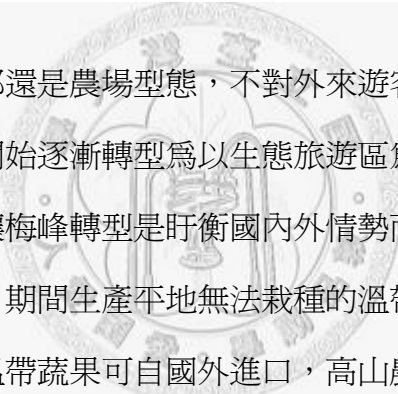
上，遊客可將自己作品帶回家。

將餐飲、住宿委外給立德也是一項重要轉折，這是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游錫堃所下的指示，他認為台大是教育單位，將餐飲、住宿委外，可以更專心致力於經營管理溪頭和學術研究上頭。衛強說，委外有好有壞，好處是台大的管理業務單純化，台大自己在溪頭也有餐飲旅舍(木屋)，但他們畢竟不是這方面的專業，以前什麼事情都要管，常有人手不足之感，品質也不見得很好，委外後就不用如此奔波，可專心於自己分內的工作。而且，旅館經營要專業化，才能吸引源源不絕的遊客，良好的餐飲住宿品質也有利溪頭的形象，交給專業來處理當然比較輕鬆。

台大在溪頭的管理處經費來源是作業基金，主要來自門票和餐廳宿舍的收入，現在他們和立德簽約，不論立德經營成效如何，每年都需支付一定金額給台大管理處，管理單位的財源因此更加穩固。當然，委外也有一些困擾，假使委外的飯店服務品質出狀況，遊客有怨言，台大也會連帶遭殃，不管這方面是不是屬於台大管轄範圍，遊客就是會認為台大要負責。長遠來看，委外後，不僅台大常舉辦一些知識性活動，立德也常舉辦夜間賞蛙、賞螢火蟲等活動，增加生態旅遊知識方面的豐富度，很受遊客青睞，更促進永續經營的可能。

第二節、梅峰篇：珍貴的大自然教室

同樣隸屬台大管理的另一處人間仙鄉是梅峰農場，繞過清境農場的青青草原，再往合歡山方向前進約莫十五分鐘的車程便可到達。位於南投縣仁愛鄉的梅峰農場，屬於台大山地實驗農場，自一九三七年日本治台期間創立，迄今已有六十餘年。梅峰本場位於中、高海拔過渡地區，屬於霧林帶，平均溫度較平地氣溫低，是避暑勝地；除豐富與多樣化的植物族群外，亦有二十來種野生哺乳類動物、昆蟲、爬蟲以及白耳畫眉、紅頭山雀等百餘種稀有鳥類，是愛鳥人士不會錯過的賞鳥景點之一，每回加拿大國際觀鳥協會成員組團來台賞鳥，梅峰皆是必選之地。



梅峰一直到民國八十年前都還是農場型態，不對外來遊客開放，只提供學校師生教育展示之用。民國八十五年後，才開始逐漸轉型為以生態旅遊區為主的經營模式。梅峰農場前任場長林宗賢表示，當初會考慮讓梅峰轉型是盱衡國內外情勢而做下的決定。以往梅峰農場的優勢在於它氣候條件，能在夏日期間生產平地無法栽種的溫帶水果與蔬菜，所得利潤頗高。後來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溫帶蔬果可自國外進口，高山農業的優勢頓時下降，發展愈趨艱困。第二考量則是由於在山坡地從事園藝式的精耕農業對水土保持破壞甚大。當時梅峰的土地是外包給當地農民種植高麗菜為主，高麗菜根淺，丘陵地形的農耕不利水土保持，每逢颱風就鬧災害，造成水災、水庫淤積等問題。林宗賢等主事者覺得，台大身為教育單位，不該樹立此等負面榜樣，從而萌發轉型念頭。再加上，當時恰好遇上風災水災等問題頻傳，引起環保人士的相當注目，環保意識逐漸抬頭，就在這三點前提下，梅峰開啓轉型之旅。

梅峰轉型的過程中碰到不少難題，首當其衝者便是農民抗爭。現任梅峰農場主任盧秀雲回憶指出，民國八十年，台大決定回收原本外包給農民種植高麗菜的土地，很直接地威脅到農民的民生問題，農民不讓台大收回，群起抗爭，甚至和台大對簿公堂。之後農民和台大協定，台大另行開放五年時間讓他們耕種，並且不再如以往般供應作物種子，而是將一切農事

所需交由農民自行打理，台大只負責借出農地。民國八十五年，台大順利回收土地，開始將丘陵地形的耕地慢慢整成平台，平台與平台間皆遍植樹木，以利水土保持。盧秀雲說，儘管農場已向生態旅遊區靠攏，農場收入大部分也來自遊客營收，然而，花卉、水果(水蜜桃)等農作收入仍是支撐農場經營的重要來源之一。梅峰雖然隸屬台大，經費來源卻是作業基金，必須自給自足，在這情況下，農作收入不能偏廢，同時又要兼顧生態保育，只能採取此種折衷辦法。

相較於溪頭多網絡的複雜關係，梅峰就簡單多了。梅峰雖與清境地區相近不遠，卻儼然遺世獨立。盧秀雲說，有些遊客是住在清境地區的民宿，偶有興致才會上來梅峰從事兩小時一日遊的導覽活動。有些遊客則是專程前來梅峰體驗自然趣味，或兩天一夜，或三天兩夜，飽覽梅峰之美，「這要看遊客本身的喜好與選擇」。梅峰現有的住宿房間是由民國七十年代建設的學生及教授宿舍改建的，現在的宿舍房牆壁上都還掛著學生宿舍及教授宿舍的指示牌沒拆解下。除卻基本擺設外，房內沒有多餘擺飾。「老實說，我們的房間設備簡單，對吃也不講究，但有些遊客並不在意，他們住在梅峰，便是想完全沉浸在自然裡。」盧秀雲也表示，即使他們很少和清境地區的民宿業者往來，但彼此關係大致而言很不錯，他們也曾與民宿業者策略聯盟過，遊客在民宿吃住，隔天再上梅峰賞鳥觀景。

農場轉型後，居住在當地的泰雅族原住民獲得許多工作機會，農場的正式技工加上臨時外聘的工人，一共有三十多位。盧秀雲表示，以前這些原住民都依靠打零工維生，偶爾會上山打獵，沒有穩定的收入。後來農場轉型人手所需鉅增，這些原住民方有固定工作與收入，「他們種植的技術比平地人還好，又耐操勞」。

梅峰作為台大山地實驗農場的歷史悠久，農耕開發對環境造成不少破壞與影響，民國八十五年台大全面回收耕地後，梅峰便十分注重水土保持與復育山林的工作，除了將丘陵耕地整回平台以種植水果與花卉、保護原生林相外，平台與平台間還種滿樹林，他們更引進外來的溫帶植物如牡丹、楓樹和櫻花等，供作教學材料，並且將此項教育功能列為梅峰農場的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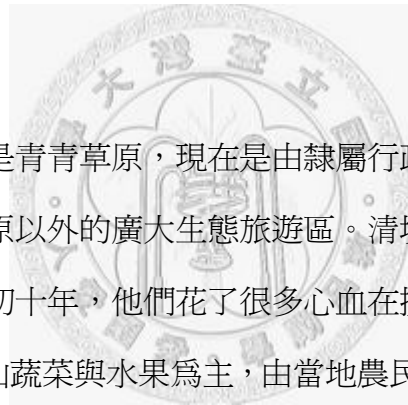
為兼顧農場農作收益與保育山林資源，盧秀雲說，梅峰雖對外開放遊客觀覽，然而限制卻十分嚴格。為避免遊客有心或無意間破壞梅峰自然教材與環境的舉動，梅峰對遊客人數管控甚嚴，遊客必須自行組成十五人以上的團體並且事前向梅峰預約，農場方面才會接受預定，安排輔導解說員全程帶隊解說。沒有解說員的帶領，遊客不能逕自進入梅峰的生態展示區。「梅峰一天最多只接受一百個遊客數量，宿舍擴建後(現正進行施工)，也頂多容納兩百個。」盧秀雲表示，這是保證遊覽品質與保護環境的有力策略，他們將繼續秉持此項原則。也因此，農場無法將所有重心全部擺在生態旅遊這塊，勢必要由蔬果的銷售來平衡收支。

梅峰的生態解說員背景不一，但皆需大學畢業且對自然界的動植物抱有莫大的求知慾，熟悉梅峰的花鳥草木。梅峰農場生態解說員李圓恩表示，知識是無窮盡的，唯有不停地學習擴增，方能勝任這個工作。尤其，教學相長，在解說帶隊的過程中，她不僅傳遞知識給遊客，也從遊客身上獲得諸多寶貴的知識與經驗。「從生活中體驗」，李圓恩說，現代人不是沒有環保意識，只是這個名詞與實際生活經驗相距太遠，很多人知道要保育，卻不曉得從何做起，甚至不明白自己一個無心的小舉動就可能迫害到整個大自然。影響遊客態度從而改變他們的行為，是她對這份工作的期許，「只要一群人中有一個人受到影響，對我來說就夠了，就像種下一顆會發芽的種子。」藉由少部分的人，慢慢影響大部分的人。

對於外界批評梅峰本身資源大部分仍來自園藝，屬於人工而非天然生成的說法，梅峰農場前任副場長蔡牧起也有一套自己的觀點，「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帶遊客接觸大自然，只能將自然教育搬到這裡，讓遊客自己體驗。」他覺得讓原本不認識、不熟悉自然的遊客一下子就進入自然裡是有危險性的，而梅峰的做法是強調提升遊客的環保意識，讓遊客能先接觸人工模擬的自然生態，從中先習得一些自然知識和保育概念後，再逐步接近大自然。梅峰雖有許多園藝培育而成的資源，但他們也嘗試引進、收集很多野生品種，降低園藝的比例，將梅峰打造成自然教育教室，將是梅峰調和本身優勢劣勢所研擬出的發展方向。

第三節、清境篇：政策失當、業者互鬥，噩夢幾時休？

民國九十二年，負責南投縣旅遊線的聯合報資深記者余炎昆曾經報導過清境農場生態旅遊所面臨的危機，清境農場不再清靜，噪音、擁塞與人為破壞問題日益嚴重，三年後的清境地區仍未見好轉。搭著通聯客運由埔里一路往上至青蔥翠綠的青青草原，除卻秀麗的湖光水色及巍峨茂林外，還有一幢幢歐式風格的民宿。遠遠望去，多不勝數的民宿像一朵朵香菇，密集地鑲嵌在層疊相連的山野裡，有些民宿是建立在陡峭的崖壁旁，搖搖欲墜；近看，原本該覆滿油綠植被的山壁，實際上是東禿一塊西禿一角，裸露的岩石在陽光照射下，顯得熱氣蒸騰，與清境一貫給人的「避暑」印象相差甚遠。余炎昆表示，現在的清境最緊要的問題便是用水和濫建民宿。



清境農場一般而言指的就是青青草原，現在是由隸屬行政院의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管理，而清境地區則泛指青青草原以外的廣大生態旅遊區。清境農場管理員李睿表示，清境農場是於民國五十年建立，建場初十年，他們花了很多心血在摸索高山適合發展什麼農業，不斷實驗的結果，決定以種植高山蔬菜與水果為主，由當地農民和義胞(異域第二代)負責栽種，另外還畜牧綿羊和肉牛，然而，公家經營的東西在當時並不賺錢。民國七十到八十年間，他們轉而經營休閒農業，民國七十四年觀光業逐漸蓬勃，他們也在那時建造了國民賓館，供前來旅遊的遊客住宿，餐飲和住宿的收入，比起農場光憑銷售自身產品而得的利潤還多上許多。

李睿說，上面(政府)是在民國九十三年才下達指示，希望農場能配合國際保育聲浪高漲的形勢，開始推動生態旅遊，然而早在民國八十六年，退輔會就已經著手生態復育的工作了，他們少蓋房子，停止擴大耕種面積。農場亦開放招募有耐心的志工擔任生態導覽的解說員，這些解說員多半來自鳳凰谷，或由林務局訓練而出的，本身都極富自然知識與經驗。李睿進一步說明，以前清境所謂的當地居民就是指農民和義胞，當時都仰賴農場耕種維生，但是農場收入不佳，場員生活困苦，導致許多場員及其眷屬紛紛另覓其他工作。自從推動生態旅遊

後，農場漸有盈餘，許多場員回復舊職，不僅替農場增添新力軍，場員工作也穩定，生活品質相對提升不少。

救國團埔里鎮團委會教育研習中心的主任湯云萱，從小在清境地區長大，對清境的轉變深有感觸。她說，清境地區素有「霧上桃源」之美稱，廣闊山林間獨樹一幟的青青草原更是清境地區的獨特招牌，雖不至於名列台灣旅遊勝地之前茅，卻不失為國人避暑賞景的最佳選擇之一。九二一大地震後，清境地區的觀光成長率急遽成長，原本只有百來間的民宿房間一下膨脹至上千間，很快便達到飽和，遊客數量卻愈來愈多。湯云萱認為，比起其他毀損鉅大的災區，清境地區受九二一地震的影響不大，因此許多遊客轉而將目光投注在清境上，人數一旦沒有管制好，交通、噪音、環境破壞等問題隨即接踵而來。

「最主要還是政府政策不當。」湯云萱表示，九二一後國內經濟衰退，政府為刺激觀光產業發展，不斷鼓勵興建民宿。清境地區的土地以往是屬於退輔會管理的，另有一部分則屬於原住民保管地，爾後政府為撫慰義胞，便讓退輔會將一部分土地放領給義胞。而在當時農耕收入不佳的背景下，義胞紛紛將土地轉售給外來財團，另有些財團則以不當手段，利用原住民人頭，取得原住民保留地的使用權，政府把關鬆散，官商勾結嚴重。原本清境地區在九二一之前，已有少部分當地居民利用自己的土地闢建民宿，例如見晴(民宿名)老闆施武忠與香格里拉(民宿名)老闆羅介鴻等人；九二一後，政府鼓勵民宿興建，許多財團見有利可圖，以各種合法或非法手段取得土地後，便大肆建造民宿，形成「一窩蜂」的熱潮。

湯云萱說，政府只說可以建，卻完全沒有制定任何相關措施，諸如合法民宿的條件規劃、證照發給、民宿業者應該遵守的法規等等皆付之闕如，等到四、五年時間過去，民宿過度膨脹引發弊病叢生時，政府又將一切責任推給民宿業者，說他們違建濫建，說他們破壞生態環境，然後匆忙之下隨便訂定一些法規就要民宿業者拆建遵從，「人家都已經蓋好了，這時候才來規定這東西來得及嗎？」湯云萱接著補充，台灣想效法國外的民宿發展帶動經濟，但是歐美國家花費整整七十多年才一步一步將他們的觀光民宿推至如今的蓬勃規模，而台灣卻在短短一二年間急遽擴張到與歐美國家同等規模的民宿數量，「只學皮毛而不思打穩基礎，崩盤的

後果可想而知。」

人爲開發過度對環境造成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湯云萱說，就以野生鳥類爲例，原有森林被砍伐殆盡，棲地遭受破壞下，鳥類只得往更高處遷徙。由於海拔高度不同，生長環境也各異，間接促成許多物種的滅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銷經理李素素指著清境一家著名民宿外圍的水泥池塘跟著說道，不僅開發過度會爲原有生物帶來劇變，建築工法亦會影響生態，「就像那個池子，也不符合生態工法。」

近年來，爲降低人工建築改變生物棲息環境的傷害，生態工法逐漸受到重視。真正符合生態概念的水池，應該要以土壤爲底，而不是水泥。「要先使用怪手壓泥土底，然後放水使泥土軟化，再用怪手壓，這樣不斷重複幾次，土層積到一定厚度，乾了就不會漏水，然後再在四周堆積石頭做護堤。」李素素說，這樣一來，土壤層仍可涵養一些寄生物和浮游物，如果全用水泥爲底，這些生物將無法生存。環境破壞嚴重，民宿違建氾濫、地基不穩、安全堪慮。「不要說再一次九二一那樣的大地震，只要再一次大一點的颱風，這裡就毀了。」

另外一個困擾清境地區的問題是缺水。明琴清境(民宿名)老闆林昭明表示，原本清境地區是引用慈翁溪爲水源源頭，水量應該足夠，但是政府卻將經費全數撥給退輔會，退輔會缺乏自來水相關的專業技術，導致一下雨給水便中斷，加上退輔會有心坐大，與其「親近」的業者往往能在取水上獲得便利，分配用水有偏私傾向，形成紅包文化，政府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未拉攏退輔會的民宿業者缺水甚急，只有想盡辦法偷接水，甚至偷拔掉別人的水管，再接上自己的，「那時還有人僱專員去監督巡水呢。」

「他們憑什麼這麼說？水是我們的，我們沒向他們收過半毛錢，他們憑什麼這麼說？」清境農場管理員李睿對收取紅包的說法嗤之以鼻，他說當初水源確實是由退輔會管理的，但他們沒有向其他民宿業者收取過任何費用。有些業者擔心自己分配不到水源，或者抱持愈接近源頭水質愈好的心態，常常跑到河川上游偷接水，這才形成水管滿佈的雜亂景觀，而退輔會卻沒有公權力可以處罰違規業者，無力遏止他們偷接水的惡行。

水源問題爭擾不休，林昭明又說，一次颱風造成慈荊溪供水中斷，政府撥款給自來水公司，請他們修護給水措施，自來水公司卻拒絕接受。他們到現場探測後，評估若要修好設施，用水一度至少要價一百二十元(平地一度九元)才能夠回本，而即使當地業者願意砸下重金，自來水公司也仍因其他考量而拒絕接案，於是政府便將經費轉撥給南投縣政府，縣政府修好措施後水卻沒來，正待設法察看改善之際，剛好碰上敏督利颱風(七二水災)，就又全沖毀了。當地業者為求得水源，祭出各項法寶，水管線、儲水槽、儲水筒應有盡有，拉拉雜雜地囤放在沿途公路上或農場的土地等顯眼之處，破壞景觀甚鉅。

面對外界民宿濫建、民宿業者開發造成環境破壞等批評，李睿表示，其實民宿業者的破壞還比當初農民種菜耕田對環境造成的衝擊小。現在的民宿業者也頗具環保意識，尤其嚐到生態毀損之苦，現在都會植栽樹木以利水土保持，相較之下，往昔農民耕種施灑農藥肥料，造成土壤流失等問題更大。林昭明也說，現在清境地區的民宿業者已自動組織「清境觀光促進會」，彼此討論監督，比起以前已很有環保自覺了，不過，這樣的組織功能還是有限。

林昭明指出，一年三萬的會費過高，一般小民宿負擔不起，參加的會員侷限在清境幾家勢力較強大的民宿，形成強者益強、弱者益弱的局面，顯失公平性，沒能兼顧弱小民宿業者的利益，無法發揮強者帶動弱者的功能。所以林昭明在年前便退出促進會。老闆娘卓素琴則補充說，清境的民宿業者是有意識到清境的危機，也有不小意願團結讓清境走出現有困境，但是利益牽扯不清，彼此多有心結難解。

她回想道，有一回她好意介紹報社記者前往另一家民宿採訪，卻被其他同行指摘顧此失彼，嚇得她再也不敢做同樣的事情。為吸引顧客，民宿業者常常必須想出各種新鮮點子來推銷自己的民宿，例如明琴清境近來以「愛情花」為主題，搭配燈籠果等健康產品招攬遊客，基於同行相忌，民宿業者很少拜訪其他同行，生怕拜訪時不小心撞見其他民宿業者正在研發某類新創意點子時，會被指點為想抄襲別人的想法。「自己走自己的路，避免同業間的誤會。」林昭明說，這是他目前與同行的相處準則。

第四節、草嶺篇：同心協力尋出路，草嶺風華何時起？

草嶺的旅遊生命由最初的全盛時期，歷經中途的跌落谷底，乃至今日的逐漸復甦，期間的變化更迭較清境地區更為複雜。現任雲林縣縣議員謝淑亞曾擔任過兩任古坑鄉鄉長，她回憶道，以前學生時代，若說要參加什麼旅行活動，大家頭一個想去的地方就是草嶺。民國六〇年代，草嶺在各大旅遊勝地中，可謂獨領風騷。

曾任兩屆(民國七十五年到八十七年)草嶺村村長的劉文鎮說，草嶺未發展觀光前，就有一些救國團或登山隊的人經常到草嶺遊覽，那時他們便借住在草嶺村村辦公室，餐飲則由熱心的村民負責幫忙張羅。後來這些零星的遊客覺得草嶺很有發展觀光的潛質，便提供村民一些建議，然後由村裡的後備軍人帶頭，發掘草嶺可供遊憩的景點，再由民意代表、村長等人向觀光局申請補助，草嶺十景的雛型就是這樣逐步開發出來的。

根據文獻記載，草嶺從一八六二年以來，受到地震與颱風的影響，發生了五次大規模的崩塌事件，形成堰塞湖與山崩奇景，而民國八十八年的九二一大地震，又使穩定多年的草嶺舊崩場地再度發生大規模山崩，草嶺其中一座山頭更產生走山情況，在短短十餘秒內，由雲林縣飛越至嘉義縣的山巔，橫越好幾公里。此外，約一億二千萬立方公尺的土石順著山坡滑至清水溪谷，形成向上游延伸五公里長，最深處達五十公尺的堰塞湖，即為著名的「新草嶺潭」。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助理教授李建堂表示，草嶺是不可多得的地質公園，是台灣珍貴的資產。他說，生態旅遊包含的不只是動植物的豐富多樣，地形地貌也是構成生態的主要部份，不僅具備觀賞價值，也是絕佳的教學實材。

劉文鎮說，九二一造成的改變不只是新草嶺潭的生成，還有草嶺十景中的「斷崖春秋」與「斷魂谷」也相繼消失，改變甚鉅。之後，幾個颱風(桃芝、納莉)連續侵台，大量雨水冲刷，造成新草嶺潭上游地區嚴重的山崩與土石流，使新草嶺潭逐漸淤積，終在民國九十三年

被淤沙填滿而消失。轉瞬五年間，一個面積偌大的堰塞湖便由無至有，再由有至無。又，民國九十三年發生的大規模山崩，使山崩區上下部斷崖因垂直節理產生斷裂，順著岩層層理面滑動而造成明顯的斷裂分離，舊斷魂谷雖因地震消失，新的斷魂谷卻正順應而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筆筆鏤刻在草嶺身上，每一次的災變都增加草嶺地質多元的變化，山岳、崩塌地、湖泊、瀑布、河蝕地形、河積地形等多樣的地景外，還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七十七種台灣特有種植物，十種台灣特有種鳥類)，這些皆是草嶺與生俱來的魅力。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地震、颱風雖是造成草嶺獨特地形地貌的主因，卻也深深打擊了草嶺的旅遊發展。「九二一後，根本沒有遊客願意來草嶺。」現任草嶺村村長蘇俊豪表示，九二一後，草嶺成為明星災區，原本的觀光區幾乎變成一片廢墟，加上山區道路險峻，遊客根本不敢前來。草嶺旅遊業一中斷，居民的經濟收入便一落千丈。

為了讓草嶺恢復舊有人潮，草嶺村民推舉神農大飯店總經理劉文房(劉文鎮之兄)為草嶺社區重建委員會第二任主任委員，蘇俊豪自己則擔任總幹事。他們接下草嶺重建工作時，已是災後第二年，也是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委員會第一期特別預算結束後、第二期的末聲了，復以第一任主任委員怠忽職守，因此他們接下這工作後，進度非常趕，每天忙得焦頭爛額，不停地提出計畫書。所幸，草嶺重建工作得到的外援甚多，先有勞工委員會的協助，緊接著永續就業的工程、整治源頭就業方案等依序進行，村民的生計暫得解決後，再來便是處理產業道路及石壁聯外道路，待基礎整建重點均已上軌道，即開始策劃形象商圈之類的觀光復建計畫。

「最困難的部分就是與在地居民的協調吧。」蘇俊豪表示，每個人的想法不同、利益著眼點不同，取得共識很不容易。就以形象商圈的招牌為例，當初為求整齊美觀，他們說服商圈店家使用同一規格、樣式的招牌(綠底白字)，每塊招牌上皆有代表草嶺的吉祥物。他們花了不少時間挨家挨戶拜訪、溝通，取得商家的同意並且達成「未來不會擅自更換招牌」的共識。可是不到一年，有些店家便私自更換招牌款式、顏色，或者嫌招牌太小字太小，遊客會忽略他們，就把原來的招牌加長加寬字放大，不管是哪一種，都已破壞了整體均衡的美感。

蘇俊豪又說，人的問題很難解決，其實草嶺重建工作的執行率已達百分之九十九，剩下的百分之一則是內外湖地區的一段觀光步道尚未完竣。因為開路建步道除了需要徵求土地所有居民的同意外，尚需考量地質適不適合(安全性問題)，可是那個地區的居民著眼點不同，他們只想賺錢，希望步道能接連到他們自家的土地上，而不顧在不適合的地質上強行開設步道可能導致山崩的疑慮，雙方協調未果，工程就這麼延擱到現在。

雖然九二一後，草嶺旅遊業大幅停擺，然而其實早在九二一前，草嶺的旅遊業就已逐年走下坡了。劉文鎮說，這全都是因為政府的都市計畫限制了草嶺的旅遊發展空間。民國六十九年，政府始籌備都市計畫事宜，預備將草嶺列入風景特定區，民國七十五年，都市計畫正式施行於草嶺。「都市計畫不是發展計畫，而是限制計畫。」

劉文鎮激動地表示，風景特定區裡的土地劃分嚴格，使用前必須獲得土地分區使用證明，再取得建造權，才能將土地用作他途。問題是，政府的劃分方式非常可笑，他們是用日治時代測量的地形圖，直接在紙上畫出一區一區的分區(農業區、建地、停車場、飯店區等)，結果將平地劃成農業區，陡峭的坡地卻是建地。不僅如此，大部分的土地被歸類為保留區(不能做任何用途)，直接影響農民的生活。而草嶺被列為風景特定區的原因，是在於當地某些特權人士的私心作祟。那時尚未解嚴，權貴人士握有相當大的權力，為吞食他人土地，與政府某些官員掛勾，故意將許多居民的土地劃成保留區，一旦苦主無法維生，只得便宜賣地。因此，全村大多數人團結起來，為使政府撤銷風景特定區這個勒死草嶺的「緊箍咒」，組成了自救委員會，與政府展開十多年的抗爭。

外界因草嶺居民的抗爭活動而對草嶺居民有了不好的印象，認為他們太過剽悍，而這樣的形象也間接促成少數遊客不敢前來草嶺觀光的原因。「我們雖然很激動，可是所有的程序都是合法的，並沒有發生什麼脫軌事件。」劉文鎮說，他們是一級一級向上申報，從地方到中央，從縣政府到立法院，集會包圍過許多政府機關陳情，可是他們都很自律，知道不能無端生事，因此並無流血衝突。而這之間，自然也有很多阻力，但憑著全村九成以上的村民團結一氣，終究是一償宿願。唯一的一次脫序，是由於居民原已和政府單位達成共識——確定撤

銷或繼續執行都市計劃後，政府才能實際在草嶺進行風景特定區的工作——但政府官員卻偷跑，單方破壞協定，村民生氣，要求建設局官員出面說明，官員一上草嶺，便讓情緒激昂的村民包圍，其中一位村民口出威脅，說要將該官員丟到山腳，後來劉文鎮及時趕到，才撫平眾人的激憤。這件事宣揚出去，大大損傷草嶺村民的形象，幾乎使他們與「暴民」畫上等號，劉文鎮等人也被官員刻意控以預謀策動村民使暴的罪名而吃上官司。不過，司法最後還是判他們無罪。儘管負面形象對草嶺居民不利，但有時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劉文鎮笑著說，正因外界把他們形容得像洪水猛獸，真正與他們有所接觸的人，一旦明白他們是平和的，是可以講道理的，那種轉負為正、瞬間扭轉的印象將會比原先就存有的好形象強烈上數倍，他們反而因此得到一些有力人士的同情與協助，方使抗爭工作能順利進行。

舊的「緊箍咒」剛剛卸除，新的隨之而來。劉文鎮表示，都市計畫每五年至少要檢討一次(都市計畫又分為特定區計畫、鄉街計畫和市鎮計畫)，風景特定區一旦撤銷，政府面子掛不住，便又弄一個鄉街計畫套用在草嶺身上。有趣的是，特定區計畫和鄉街計畫的差別只在劃定範圍的縮小，其他部分完全沒變，測量的地形與現況南轅北轍的缺失也未有改善。

蘇俊豪開玩笑地說：「原本該是街道的地方，給他們胡亂一畫，反倒變成水溝，差了十萬八千里。」劉文鎮則補充，經過十多年的抗爭，好不容易在九二一前讓政府撤銷特定區計畫，九二一後，馬上又弄了一項換湯不換藥的鄉街計畫套死草嶺，大幅限制了草嶺旅遊的成長空間。「要是沒有這些計畫，草嶺現在的情況絕對不是你看到的這樣。」劉文鎮語帶感慨，他說，以往草嶺在全盛時期，遊客要訂房，得在一個月以前打電話預約才排得到位子，現在的草嶺卻是週休五日，儘管比起甫震災後情況已稍有起色，仍是無法與過去的風光同日而語。

雖然對政府的部分施政有所怨言，蘇俊豪仍十分慶幸政府在震災後及時伸出的援手。「尤其讓我很『感心』(台語)的一點是，那時我們爲了重建的事，常常必須跑到中興新村(震災後重建委員會所在處)，有一次晚上十點多到那裡，辦公室的燈都還亮著，還有好幾個人在那裡工作。」他覺得，公務員常給外界工作不盡心、尸位素餐的不好印象，但其實還是有很多人是堅守崗位，全心全意在協助他們振興草嶺。甚至後來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解散了，曾任

其成員的官員也各自回復舊有單位，仍會三不五時打電話向他詢問草嶺的近況。例如今年六月初一連十多日的大雨，就有幾位曾協助草嶺重建的官員打電話表達關心之情。目前的草嶺復原情況良好，惟有些建設仍需政府再施以援助，諸如觀光景點的安全設備、觀光步道的整建等。另外，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原本計畫在草嶺設立「國家地震紀念地」(全台灣有四處國家地震紀念地：九份、霧峰的光復國中、南投九九峰、草嶺)，迄今也只有在草嶺建造一塊紀念碑，卻未見其他任何具體措施。針對草嶺村民對政府單位的抱怨，謝淑亞無奈表示，政府撥給草嶺的經費實際上算是相當充足的，唯一還必須盡快輔導的部份是在地解說員的訓練。她認為，一個地方要能發展且永續經營，仰賴的是上下一起動手動腦，不能只寄望公部門的幫助，在地居民的活力與配合度亦不能缺席。她說，之前她擔任古坑鄉長時，曾有村民向她提起在草嶺建立「貝殼化石博物館」的構想，她並未答應，因為她覺得建館很容易，如何營運才是思考焦點。一座博物館不能放空，必須有人去清潔維護，有人負責解說，有人提供創意來發揚它的特色，這些配套措施豈能全數仰望政府，如果各項條件都付之闕如，豈不是成為一座「蚊子館」？



第五節、綜合篇：把握正確方向，永續經營不是夢

綜觀溪頭、梅峰、清境地區與草嶺四個生態旅遊區的興衰起落、美麗與哀愁——溪頭的歷久彌新、梅峰的自我期許、清境的日益萎靡、草嶺的力求重生，背後主導的最大因素莫過於政府的政策與管理。溪頭旅館業者異口同聲地稱許台大實驗林管理單位(台大是溪頭的龍頭老大)，以及梅峰農場嚴謹的自我約束(如遊客數量)，都是此兩旅遊地能維護自身環境的要素之一。反觀清境地區，缺乏統一管理之有力單位的情況下，更需要在地業者與居民共同有一維護生態資源的概念與商業倫理，方能維持一地的平衡，然而，他們卻是各自為政，彼此關係冷薄，甚至同行相忌，導致清境地區分崩離析。再加上政府失當的政策施為，無疑是雪上加霜。破壞旅遊地生態的因素眾多，其中遊客的破壞行為亦佔一部份原因，強而有力的管理是維持一地秩序的基礎。

據草嶺的生態解說員劉鳳梧(劉文房之女)的說法，有一些遊客喜歡抓小昆蟲、隨意攀折花木。劉文鎮則說，國人的環保概念還是不夠，常見一些遊客在珍貴的貝殼化石上烤肉，或拿鑿子把化石挖回去，諸如此類的破壞行徑需要根本的環境教育來扶正，給予國人正確而根深柢固的保育思維；此外，還需要管理單位的嚴格把關，如溪頭和梅峰；或者需要當地居民齊心把守，或強制處罰違規遊客，或善意勸導，如草嶺。缺少主要的管理單位，居民業者又沒有足夠的向心力，容易使一地的資源在短時間裡內耗殆盡。

草嶺被政府十多年來的都市計劃牢牢網綁，成長空間萎縮；清境則由於政府震後未經深思熟慮隨即大膽鼓勵民宿發展的政策，遭到過度膨脹、反向壓榨自身資源的反噬，這些都是政府施政不周所釀造的遺害，是直接促使旅遊地壽命短減的主兇。另一項困擾清境地區的用水問題也因政府多頭馬車、互踢皮球的緣故而遲遲未獲解決。溪頭台大實驗林助理研究員衛強表示，光是慈蔴溪的歸屬單位就有好幾個，隨著使用標的不同，管轄機關也跟著各異，一發生搶水問題或供水中斷等情形，大家就開始互相推卸責任，誰都不願意承攬下來，只有懸

置不解，唯有「事權統一」，才能解決這種難題。

草嶺方面，都市計劃的限縮是一害，政府的施政方針也常讓草嶺居民無所適從。劉文鎮表示，新草嶺潭剛形成時，蔚為奇觀，草嶺村民曾建議政府保留新草嶺潭，幾個風災過後，他們發現新草嶺潭有吸收土石流泥沙的功能，對下游地區的安全是一大福音，於是強烈希望政府採取疏濬工程，延長堰塞湖的壽命，政府卻以它會潰堤為由，任它自生自滅。另一方面，政府卻又在湖潭附近搭建一座觀景台，以利遊客觀覽堰塞湖的全貌，等觀景台建好，新草嶺潭早因泥沙淤滿而消失了。

政府施行政策的速度遲緩，修護工作也是，常有緩不濟急的窘況。例如大雨後土石崩落造成通往景點的道路受阻，往往都得靠村民自動自發購買怪手等機器自行修復，否則等到政府出面處理完畢，遊客早怨言滿天飛。不僅如此，政府國土總清查的工作做得也不徹底，制定策略時沒有考慮周詳，劉文鎮補充說，倘若有些土地不適合耕種，政府為何不乾脆徵收土地？徵收土地多少還能供給農民一些補貼，但只是一味禁止農民使用，教農民怎麼生存下去？

政府的施政是主導主因，而「人和」即是生態旅遊永續經營的一項輔因。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簡任技正劉瓊蓮表示，居民的凝聚力是維繫旅遊地發展的關鍵，卻也是最困難的點，因為這牽涉到資源分配的均衡問題。「中國人最缺乏的便是社區概念，人人自掃門前雪，不關心身外事。」她認為，「關心」很重要，人一旦關心某件事，就會努力攫取相關知識，就會願意犧牲個人的小利益，來成就永續經營的大利益，回饋自然。

對此，雲林縣縣議員謝淑亞也有相同看法，她以古坑鄉大埔社區的發展為例說明。她說，大埔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柳四勇為促進社區發展，利用當地特產竹筍研發出竹筍風味餐，講求的是天然與健康，希望藉此吸引遊客，帶動社區。大埔社區的其他居民，也都有興旺社區的共識，出錢出力協助柳四勇。

謝淑亞說，其實只要地方有心，拼出亮眼成績做給政府看，公家資源一定會撥下來。而一個

地方要能活絡，需要當地的意見領袖無私地奉獻，不計回報出來帶動整個社區居民，彼此團結合作。謝淑亞繼續說明，草嶺剛開始的衰落也是源於「人和」問題。觀光帶來人潮，人潮帶來錢潮，居民純樸的性格逐漸迷失在草嶺的風華裡。當個人利益凌駕群體利益時，衝突就無可避免。當時草嶺的風景特定區規劃便是草嶺村權貴人士私心下的操作，草嶺村人數約九百多人，彼此都是有血緣關係的親屬，卻爲了利益分配不均而割裂，村莊被撕裂成兩半，內耗嚴重，直到今日裂痕仍舊存在。後來，草嶺村成功使政府撤銷風景特定區的計畫，得與政府進行長期抗爭，也都是依賴村民堅不可摧的凝聚力，眾志成城，草嶺能復建到今日的局面，「人和」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再看看清境地區，政府政策不當，當地居民(農民和義胞)與民宿業者之間又缺少向心力與團結意願，雖有清境觀光促進會這類組織卻成效不彰，各自仍是以自身的利益爲優先考量，先天不利、後天失調，清境的旅遊態勢前程茫茫。

政府良性的政策輔佐，加上社區居民和業者的互助團結，一個生態旅遊地才能永續經營。然而，觀光業既負有帶動經濟的功能，兼顧社區居民福祉又是生態旅遊一項不可或缺的特點，適度的開發與利潤考量是必要的。誠如溪頭明山大飯店總經理林志穎所言，旅館業者是商人，有商機才有投資意願，賺錢是他的目的。同樣的，明琴清境休閒旅遊顧問黃慈恩(爲福爾摩斯管理處執行長)也表示，業者開民宿就是想賺錢，這也是觀光旅遊業一大核心，不可能偏廢。

因此，如何在維護生態環境與汲營商業利潤間求取平衡，就是永續經營必須慎重斟酌的。黃慈恩說，這牽涉到商業倫理。他本身跑遍全省授課，授課內容包括管理與環保課題，許多旅遊業者和旅館業者都是他的學生。他說，有些業者並不是不願保護環境，而是缺乏自然知識。他舉例，清境當地業者曾從外地引進非洲蟛蜞菊，因爲這類地被植物外型可愛，生命力又強，種滿整座山坡看起來十分美麗，可是它的殺傷力也很大，破壞了清境地區原生的藥用植物。黃慈恩表示，商業倫理還需生態知識來配合，國內生態旅遊業者缺乏後者的情況比缺乏前者普遍。

觀光業依靠人潮帶進錢潮，如何吸引人潮就成爲一門學問。以溪頭爲例，豐富的自然林相與生物資源是一大賣點；梅峰獨有的豐富鳥種與寧和氛圍，是外國鳥人心中的樂園；草嶺

則為台灣最具潛力的地質公園，大飛山的景觀不遜世界奇觀；而清境則有新鮮空氣與朗天秀山。維護這些天然優勢是永續經營旅遊的基本步驟，再來便要靠當地居民與業者的巧思，將地方人文特色、歷史文化融入好山好水裡，富裕生態旅遊的活動內涵。溪頭孟宗旅館總經理陳服周就有如此理念，他認為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不同的風俗民情，遊客來到溪頭，就得給予他們溪頭獨特的人文內涵，讓遊客深切感受到「這裡就是溪頭」，與一般的觀光旅遊有所區別，才能展現生態旅遊的多元性，一個旅遊地也才能永續不墜。

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來台賞鳥的加拿大賞鳥團裡一位團員曾說過，台灣很美，生物資源複雜而多樣，值得向國際推銷。生態旅遊在台灣發展多年，國內也有不少前景看好的生態旅遊區，在在證明台灣確實有雄厚的發展潛力與實力。然而，追求永續經營才是生態旅遊的根本之道，而這必須仰賴管理單位嚴格的把關、居民和業者的團結合作、政府的適當輔助以及紮實的環境教育，台灣的生態旅遊還在起飛階段，只要針對這些面向加強改善，仍大有發展空間。



伍、研究討論

一、研究發現與結論：

生態旅遊的美麗，以溪頭來看，表現在它良好的三角網絡關係(管理單位、當地居民和旅館業者)，為溪頭奠下永續發展的穩固基礎；梅峰方面，則集中在它嚴格的管理把守，限制旅客人數、專業的輔導解說行程，使梅峰的環境一直能維持清靜、不因開發過度而遭到破壞。然而，溪頭雖已奠下永續發展的基礎，本身卻也仍有限制，例如溪頭很難做到如梅峰一樣的人數管控，溪頭的營收幾乎來自門票收入，再加上國人的旅遊習慣(通常在假日是一窩蜂地湧入旅遊地區，平常時刻則門可羅雀)，總量管制是天方夜譚；而梅峰未來的發展空間恐有不足，因為它本身是農場轉型，轉型前也只是以栽植園藝作為學習教材所用，本身擁有的天然資源相較之下略顯匱乏，如何以新鮮事物吸引源源不絕的遊客可能會是以後必須面臨的重大挑戰。

生態旅遊的哀愁面在清境和草嶺身上則較為顯著，觀光旅遊帶來的興盛人潮與錢潮，很快地使得當地居民和業者淹沒於眼前利益中，遺忘初始發揚當地特色、保存當地資源的美意。清境由於政策失當、人為開發過度而迅速沒落，自然景觀受到破壞，當地居民卻漠不關心，民宿業者雖已有所警惕，彼此仍因利益牽扯而互不信任；草嶺部分則因政府的政策而限縮其發展，加上天災頻仍，又位處台灣地殼不穩定的特殊地帶，導致難以杜絕震災風災可能造成的損傷。

回歸生態旅遊的定義，其為一種兼顧居民利益、尊重當地文化與自然環境，力求將對環境的衝擊降到最低限度的旅遊活動。這三項指標彼此或有衝突，比如若要維護自然環境，可

能就必須犧牲居民的一些利益。綜合來看，溪頭的管理單位得到居民、旅館業者與旅客的一致稱讚，在維護自然與降低對環境衝擊這兩項指標上，成績亮眼。

相對地，溪頭在兼顧當地居民福祉的指標上就必須打一點折扣。根據溪頭商店街發展協會會長林家正的說法，溪頭居民是希望溪頭能在商店街前設立一些遊樂設施，好吸引更多年輕族群，可以帶動商店街的生意，台大方面則認為這會損害環境而拒絕此要求。儘管如此，長遠來看，溪頭蘊含豐富的天然資源與有效嚴格的管理方式，是四個生態旅遊地區中最富永續經營潛力的地區，惟總量管制方面尚無能力做到，日積月累，恐對環境造成不可回復的損傷。

同樣的，梅峰擁有良好的管理策略與嚴格的執行力，在維護自然環境與教學實材上很有成效，但其當地居民鮮少，僅有少數的泰雅族員工，農場轉型為生態旅遊後，為原住民開放了許多就業機會，也保存原住民文化，以三項指標來看，梅峰堪稱生態旅遊的良好典範，然而如前述所言，梅峰有其天然因素的限制(自然資源相對不豐富、展示的生態泰半屬於人工)，未來若不能設法突破限制，很有可能由美麗走向哀愁。

清境則在這三項指標上都表現得不盡理想，其欠缺強而有力的管理，使原有的自然環境受到嚴重破壞，遑論保存當地人文文化；此外，當地甚少居民(當地居民除卻在清境農場工作的農民和義胞外，所剩無幾)，盤據的多是外來的民宿業者，而大多數民宿業者又只考量自身的利益，忽略整體大環境的需求和他人的利益，即使組成一個「清境觀光促進委員會」的組織，也成效不彰。

草嶺情況較為特殊，草嶺村民實際上也是草嶺的管理者(自理)與旅館業者，在兼顧居民利益和降低對環境衝擊這兩項指標上就有明顯的偏向。以草嶺村村民接受訪談的情況來看，他們多半希望草嶺能回復以往的興盛，多著眼於如何開發草嶺以吸引大批遊客，如此心態極容易使他們傾向利益一方，而罔顧維護當地生態的使命，加之，非專業的管理方式是否會為草嶺帶來負面影響？一旦草嶺再度興盛，是否又會因利益分配不均而邁向分裂？種種的不確

定皆是草嶺命運的隱憂，而目前來講，草嶺在三項指標上都是持平，不甚特出也不甚低落，未來會步向美麗或哀愁，尚待觀察。

經過四個生態旅遊地區的對比呈現後，得到兩個發現。其一是政府的政策對生態旅遊地區的發展或衰落具有絕對性的影響，這點在清境和草嶺身上看得非常清楚。清境最嚴重的兩個問題是民宿和用水，民宿濫建的最根本原因就出在政府急功近利的錯誤政策，一徑想以鼓勵民宿建造來刺激衰頹經濟，在無任何適當的配套措施下貿然進行，導致非法民宿愈蓋愈多，不僅破壞視覺美感，也破壞當地自然環境。用水問題亦源自政府的管理失當，水源的管轄歸屬權不一，形成多頭馬車、互踢皮球的窘況，使缺水問題遲遲未解。草嶺則是在觀光達巔峰之刻，被政府的風景特定區計畫給牢牢套死，延滯其發展速度，壓縮其發展空間。

其二是當地居民的團結力以及其與管理單位和旅館業者間的和諧性，當地居民愈有維護環境的共識，愈能延長生態旅遊地區的壽命。以溪頭來看，溪頭居民雖在初期與台大管理單位和外來的旅館業者多有摩擦，然而經過一段時日的溝通協調，漸漸地三者找到和平共處、互相蒙惠之道，和諧的三角網絡正是溪頭能持穩發展的基礎。梅峰則因位置的特殊性而較偏安一隅，但梅峰的管理單位和其下方的民宿業者並無利益上的衝突，彼此相安無事，與當地泰雅族居民則是共生關係，彼此互惠。草嶺雖受到都市計畫與強震強颱等多重打擊，導致一度蓬勃的觀光業停擺沒落，但草嶺村村民卻能及時齊心合作，先聯合促請政府撤銷特定區計畫，再於九二一地震後，上下同心重建面目全非的草嶺，使現今的草嶺隱有浴火重生之勢。反觀清境，民宿業者之間惡性競爭不斷循環，而當地少數的居民(農民和義胞)也對週遭環境漠不關心；缺乏適當的管理機制，又欠缺團結合作的共識，清境受到的創傷難見復原的一日。

由此可知，台灣若要發展生態旅遊，首要的便是政府必須有良好的政策與管理，方能將生態旅遊地區導向正確的軌道，發展方向正確，才有永續經營的機會。其次，則需要生態旅遊地區的居民和業者能互相配合，能真正為自己的地方著想，能關懷整體自然環境的維護，不被短期利益所迷惑。在這方面，追根究柢，還是得回歸國人的環境教育，唯有真正認識自然，打從心底尊重、愛護自然，才有可能產生具備商業倫理的業者、關懷地方環境資源的居

民和遵行保育作法的遊客。

二、研究建議與限制：

生態旅遊相關的報導與文獻不少，本報導以對比方式呈現出生態旅遊地區的優勢與劣勢，嘗試更細部地歸責出生態旅遊地區壽命短減的主因，將重點集中於管理單位、居民及業者與政府施政這三項，並細陳四大生態旅遊地區的由來與發展過程、遭受的挫折與困境和解決之道等等，是以往相關文獻與報導較為忽略的部份。然而，本報導屬於質性報導，因此並未收集有力的量化資料，例如遊客對旅遊地區的態度或感想，若單就一兩位遊客訪問，又恐有「代表性不足」的疑慮，因此遊客的態度這一環並未納入本深度採訪報導，建議往後若有類似主題的報導要進行，可擴大範圍，將遊客納入研究體系，進一步探討遊客和生態旅遊地區間、遊客和居民或管理單位間的關係，可使內容更趨近於完善詳實。



參考文獻

- 汪靜明(2001 年 3 月)。〈生態旅遊的生態觀〉，「推動永續生態觀光研討會」論文。台北，中華民國永續生態旅遊協會。
- 王鑫(2001 年 3 月)。〈生態旅遊與永續旅遊〉，「推動永續生態觀光研討會」論文。台北，中華民國永續生態旅遊協會。
- 林俊全(2001 年 3 月)。〈永續觀光發展問題之探討—台灣的地景資源的應用〉，「推動永續生態觀光研討會」論文。台北，中華民國永續生態旅遊協會。
- 賴柏欣(2000 年 3 月)。〈認識生態旅遊〉，「推動永續生態觀光研討會」論文。台北，中華民國永續生態旅遊協會。
- 楊國鑫(2002 年 5 月)。〈生態旅遊與永續發展：試論生態旅遊的商業倫理〉，「生態旅遊學術論文發表會」論文。台北，中華民國永續生態旅遊協會。
- 陳炳輝、黃志成、張素禎(2002 年 5 月)。〈環境教育對遊客態度影響之研究——以大雪山森林遊樂區為例〉，「生態旅遊學術論文發表會」論文。台北，中華民國永續生態旅遊協會。
- 劉俊志、陳紫娥、原友蘭(2003 年 9 月)。〈從人文的層面解析遊憩空間中的情感資源〉，「『休閒、文化與綠色資源』—理論、政策與實務論壇」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
- 朱達仁、許全福、莊東大(2006 年 4 月)。〈大漢溪風景區生態旅遊發展策略研究〉，「『休閒文化與綠色資源論壇』—思想、理論及政策研討會」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
- 蕭振邦(2002 年 4 月)。〈環境倫理的普世化：中西環境倫理的會通〉，「中歐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捷克，布拉格查里大學。
- 盧建旭(1999)。《撰寫碩博士論文》。台北：正中。

- 王昭正、朱瑞淵譯(1999)。《參與觀察法》，台北：弘智文化。(原書 Jorgensen, D. L. [1989] .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Methodology for Human Studies. U.K.: Sage.)
- Ceballos-Lascurain, H.(1996). Tourism, ecotourism, and protected areas. Ecotourism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Project, 1.
- Gramann, J. H., & Vander Stoep, G. A. (1987). Prosocial behavior theory and natural resource protection: a conceptual synthe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 Management*, 24, 247-257.
- Kutay, K.(1989). New ethics in adventure travel. *Buzz Worm*, 1,31-36.
- Robert F. P.(1992). The ethics of tourism. In E. C. David & A. P. Joy(Eds.), *The Environment in Question: Ethics and Global Issues*(pp.3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